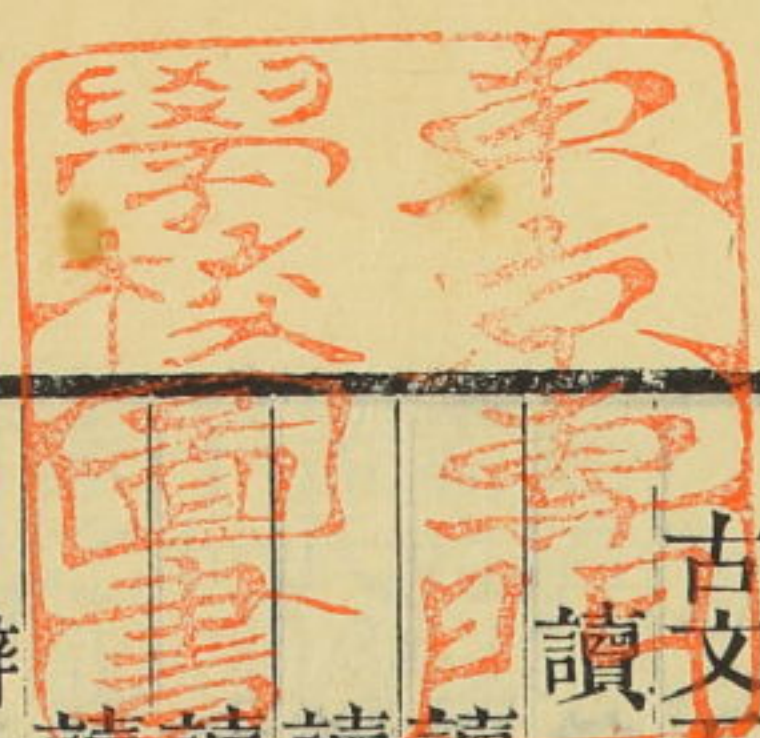


文
粹

和 16
338
9



利
291
9



文粹卷第四十六

古文五 總二十四首

吳興 姚鉉 纂



讀荀 韓愈

讀墨子 來鶴

讀鬼谷子 皮日休

讀司馬法

辯

諱辯 韓愈

辯文 獨孤郁

辯謀 陳黯

辯害 羅隱

時辯 沈顏

文粹卷第四十六

三子言性辯杜牧

象耕鳥耘辯陸龜蒙

太華仙掌辯王涯

廬江四辯盧潘

解

進學解韓愈

仲尼不歷聘解盛均

文之章解韋籌

獲麟解韓愈

國之興亡解李華

象刑解沈顏

人旱解盛均

工器解程晏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朱閱

命解李翱

叛解李甘

讀荀

韓愈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
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
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
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于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
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醕者孟
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
考其辭時若不醕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
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之故詩書
春秋無疵予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
孟氏醕乎醕者也荀與揚大醕而小疵

讀墨子

文萃日十六

二

儒譏墨以尚同兼愛尚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
夫春秋譏專臣不尚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眾為聖不兼
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襄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尚賢哉孔
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
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予以
謂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
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讀鬼谷子

來鵠

聖人神疲力盡以行道開禮展樂以告人欲天下不忘乎溫良忠
懇敬讓之心也後之明王又增以設學校立廟祀邊豆時修衣冕
屨製其天下之書則牆表整整林軸麗麗斯可謂教道之備者也
如是猶有不率其勸不由乎道者所以聖人憂其窳墮乃曰三年
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何訓之示之之至而訓之示
之之難也鬼谷子者鬼谷先生之書也六國時所作其教人容動

色理氣意之間以詭給激訐恍固呼哩離合揣測反覆儉滑之術
悉備於章旨余讀之知六國之時得術是書者惟秦儀而已亦盜
祿入國之祕經然自六經已降至于漸醜之後其中有數篇者乃
今之粉兒孔子亦可與秦儀齒也至如裨闔飛箱皆篇名實時
之常態是知漸醜之後不讀鬼谷之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
也嗚呼聖人之道設禮樂詩書之多學校廟祀之盛孜孜矻矻則
何易壞易崩入人之心難邪鬼谷之書三卷而已代不家有則何
自然符合奧妙契人心之易邪使天下用聖人之道學溫良忠懇
敬讓之心得如自然符契鬼谷之書者則吾見聖人無恨矣抑余
瞑目放已陶陶入太古風是不可得也昔蒼頡文字鬼為之哭不
知鬼谷作是書鬼何為邪吾今不覺毛磔膽寒者是疑今之復有
鬼谷新書而懷之者則吾不知其備

讀司馬法

皮日休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天下之

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魏尙權驅赤子於利刃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內由士爲諸侯由諸侯爲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戰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由是編之爲術謂大公術愈精而殺人愈多法益工而害物益甚嗚呼其亦不仁矣蚩蚩之類不敢惜死者上懼乎刑次貪乎賞民之於君猶子也何異乎父欲殺其子先給以威後啗以利哉孟子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人也使後之君與民有是者雖不得士吾以爲猶士也

諱辯

韓愈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邱與蒞與邱同音蒞草各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

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周公曰克昌厥後孔子不偏諱二名孔子曰宋不足徵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衛桓公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督曾子不諱昔曾子曰昔者吾甲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游勢秉饑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以諭爲近代宗廟諱以機爲近代宗廟諱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

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按首句愈與進士李賀書進士二字宜乙

辯文

獨孤郁

或曰文所以指陳是非有以多為貴也其要在乎彩飾其字而慎其所為體也又曰文章乃一藝耳是皆不知上流之文而文之所由作也夫天之文位乎上人之文位乎中地之文位乎下不可得而增損者自然之文也故伏羲作八卦以象天地窮極終始萬化無有差忒故易與天地準此聖人之文至也但合其德而三才之道盡後聖有作不能使支為五或七而九洎曲折者是其文之至也文字既生治亂既形仲尼作春秋以繩萬世而褒貶在一字是亦文之至者乎然則易卦之一畫春秋之一字豈所謂崇飾之道而尚多之意邪夫文者考言之具也可以革一作華則不足以畢天地矣故聖人當使將來無得以筆削果可以包舉其義雖一畫一字其可已矣病不能然而曰必以彩飾之能援引之富一作當為作文之祕訣是何言之末歟夫天豈有意於文彩邪而日月星辰不

可踰地豈有意於文彩邪而山川邱陵不可加八卦春秋豈有意於文彩邪而極與天地侔其何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夫自然者不得不然之謂也不得不然又何體之慎邪夫天地八卦春秋惟一作確止於此者也吾得定其所云其不至於此者惟吾何學焉吾安能以天下之心也是則其心卓然絕於俗者其文不求而至也無得子為教苟於聖達之門無所入則雖劬勞憔悴於黼黻其何一作可數哉是故在心曰志宣於口曰言垂於書曰文其實一也若聖與賢則其書文皆教化之至言也徒見其纖靡而無根者多給曰文與藝嗚呼

辯謀

陳黯

覆載之中胸有心者有其謀然其謀則必為己而鮮為人也故有孜孜汲汲力於謀者得之則逸身豐家不得則嫉時怨命噫此真澆風薄俗者之心也豈古聖賢之心乎夫古聖賢未始無謀而不求利於身也不求利於身而利自及也何以明之堯舜有大寶之

位不傳於子而傳於他人是為天下之謀得其君也大禹疏鑿橫流過其門而不顧嚙嬰是為天下之人謀出其溺也后稷勤耕播殖百穀是為天下之人謀粒其食也其謀信何如哉古今語帝王者必首於堯舜論功德者無出於禹稷風馨億齡不復磨滅其利身又如何哉近世之謀則不然小者不過於謀衣食大者不過於謀祿位督之利天下者或未見謀嗚呼持是心而希其道侔於古人是猶欲越山海而捨梯航其進也無由矣雖今聖人在上賢人在位其謀靡為不然恐蚩蚩者日用而不知也故因文以辯之且欲賢不肖皆公其心苟賢不肖皆公其心則上古之風日可復矣

辯害

羅隱

虎豹之為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蛟蜃之為害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鉤網其所全者大所去者小也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權濟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禮義在焉力不能濟於用而君臣上下之不正誰抱空器奚

所施設是以佐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扣馬而諫計菽粟而顧鉤網者也於戲

時辯

沈顏

論者以五帝不迫於三皇時變也三代不迫於五帝時變也五伯不迫於三代時變也孰或一作曰時其在君乎在臣乎在民乎沈子曰在君不在臣在臣不在民在民不在君臣古若義若軒若陶若虞時在君也若殷武丁若周武王若齊桓公若晉文公時在臣也若夏之桀殷之辛周之赧秦之二世時在民也故時在君則為皇為帝時在臣則為王為霸時在民則為禽為虜為禍矣夫君德日勤時在於君君德不申時在於民愚故曰在君不在臣在臣不在民在民不在君臣吁唯明君而能知時之所在乎

三子言性辯

杜牧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楊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者情也情出於性也夫七情中愛怒

二者生而自能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必拏求不得
卽嘔是愛與怒與兒俱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旣壯而五者隨而
生焉或有或亡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曾不須臾與乳兒相離而至
於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澹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拘
於禮有怒懼於法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
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求之不得卽
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兒俱生相隨而至於
壯也凡言性之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
二君子生人已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爲喻丹朱商
均爲堯舜子夫生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爲善人況生於其室親
爲父子蒸不能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止一日
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爲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眾可與上
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苟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苟
得多矣

象耕鳥耘辯

陸龜蒙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聖德感召也如
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敘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
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
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墾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
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
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
之於天其爲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爲疾且
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也豈
聖德有時而不德邪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
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歐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
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太華仙掌辯

王涯

西嶽太華華之首峰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自下遠而望之偶爲

掌形舊俗土記之傳者皆曰昔河自積石出而西流既越龍門遂
弭南馳者千數百里折波左旋將走東溟連山塞之壅不得去有
巨靈於此力擘而剖其中距而北者爲首陽絕而南者爲太華河
自此洩茫洋下馳故其掌跡猶存巨靈之跡也余聞而惑之乃往
觀曰誕哉此說乎夫所謂神者非人也其動無聲其行無跡若形
而無象若氣而無色拔山剖澤而不見其作鼓風奔水而不見其
力視不可察名不能及故推而謂之神苟有聲可聞有形可見非
神之所爲則皆人力之能及也烏有神之作力而有人跡乎且夫
高天厚地聳山流川者神之所爲也所言開山導河亦神也神之
所以神者有作而無悖一成而不易烏有始塞而復達之始連而
復絕之始不知終是不爲神矣且此靈之運爲何古乎在太初開
闢之始乎爲陶唐洪水懷山襄陵之際乎以爲開闢之始也宜當
胚渾之先天地未位萬象茫昧尙無定歸當不止一河之壅抑而
一靈與其道借有其事自微而著悠悠乎年代之眇沒其誰也克

傳以爲陶唐洪水之際乎則禹奠百川宜在禹貢乃曰導河積石
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皆禹功之所致以達于海豈
天地大異之若此而典記不以爲文哉天設四瀆宜有以通不當
始遏其流滯撓其和氣及其汨亂而後理也且山谷之作此形何
則不有危陷一作相薄高深相敵乃有銳而出者爲虎牙偶而背
者爲熊耳角而嚙者爲牛首冠而峭者爲雞頭必以形之類形而
必加說則雞牛熊虎之象其亦有作乎余嘗覽張平子賦西京至
巨靈高掌厥跡猶存之辭以爲該聞精達常以是惑使不語怪神
之旨何所述明暨觀其形而咨之果謬悠而無據也將假文神事
以飾其辭歟爲思而有闕歟因辯其由而述之以告山下

盧江四辯

盧潘

凡作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地而不古失其地矣秦一天下
破國爲郡各地者唯求於禹貢與山海經故始皇二十六年以揚
州之地爲九江鄣郡會稽九江會稽出禹貢鄣出山海經按海內

南經云三天子鄣山在閩西注云在歙縣東浙江出焉海內東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注云卽彭蠡也今彭澤縣西是也經又曰一名天子鄣江南之鄣由此名也廬江在彭蠡西涯因廬江以立各項羽封英布爲九江王盡有揚州之地漢高改九江曰淮南卽封布爲淮南王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孝文八年長死徙封長子安爲淮南王賜爲廬江王勃爲衡山王應劭曰廬江故廬子國也考尋載籍古無廬國之名是劭以廬江爲廬戎之地也按左氏傳廬戎亦曰廬在宣城西山中劭誤以中廬之廬爲廬江之廬後人因迷而不悟按漢書諸侯王年表北界淮潁略廬衡爲淮南顏注云廬衡二山名也衡卽今霍山按東漢地理志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縣屬廬江郡郡十四城有舒潯陽襄安郡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大江之南與彭澤相接旣得潯陽潯陽有廬山廬山因廬江而名古矣廬江之地包江南北而有之周景武廬山記云匡俗周威王時生而神靈居於山上世稱廬君則是

俗因山爲號不因俗爲廬而名山爲西域法者曰惠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曰匡俗出殷周之際結廬山上因名山曰廬其謬甚矣按豫章舊志俗父與番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潯陽武帝南巡封俗爲明公是山不因俗而名愈明矣余故曰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廬江自山海經所謂出三天子都者是也今山在彭蠡之上亡其所謂廬江者時移事古名與地改故也又按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地理志云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率則歛今浙江是也今率山在歙州南連延而西曰浙嶺浙水實出其陰又西走籍彭澤凡三百里井水出山陽者皆西流匯于彭蠡廬江遠乎哉是必一水也又按今潯陽在江州大江之南古潯陽在大江之北名地爲國者豈限江之南北哉求於古而已矣廬江之國自山海經而名者爲是

右辯廬江

同食館不知名於何時咸謂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因以爲名按左

氏桓十三年傳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杜注云盧戎南蠻也音義云盧本或作廬也文十六年經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注云庸今上庸也庸即其地傳云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云廬今襄陽中廬縣也振發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句澨句澨楚西境也使廬戢黎侵庸戢黎廬大夫也又按漢書地理志當陽之中廬在襄陽縣南今猶有次廬村顏注云隋室諱忠故改爲次又按楚莊王時都郢即今之江陵由郢而伐西北密邇之庸安有發東北數千里之廩上下同食哉此非廬江之廬明矣噫夫命名者不詳國地之本末俾後世地因名而生惑余今以廬江所治故六地也六與蓼皆滅於楚臧孫辰歎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足以爲後代鑑因更是館名曰建德

右改同食館名

漢書淮南王殺開章葬之肥陵肥陵肥水之上也在壽春應劭云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今按肥水出雞鳴山北

流二十里所分而爲二其一東南流經合肥縣南又東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春西投去聲于淮二水皆曰肥余按爾雅歸異出同曰肥言所出同而所歸異也是山也高不過百尋所出唯一水分流而已其源實同而所流實異也故皆曰肥今二州圖記皆不見夏水與父城惡睹所謂夏與肥合者乎合於一源分而爲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而云夏與肥合者亦應氏之失也

右辯合肥

按圖記今冶父山在廬江東北即左氏所謂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茲山是也余按杜注及地理志荆州記皆云冶父城在荆州荒谷西北小城即冶父城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是也廬非廬戎之地同食異振廩之所安得復有冶父哉後人妄加之明矣矧囚於城豈囚於山乎余按今冶父山實有鐵冶乃作教告縣更名曰冶山不疑

右辯冶父山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
 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峻良占
 去去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
 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
 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
 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
 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
 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於業可謂勤矣舐
 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
 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
 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架上規姚姒渾渾亡涯
 周誥殷盤佶屈聳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
 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

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
 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
 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穴不見治治命與仇謀取
 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嘯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
 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杗細木為桷構
 榑侏儒椳烏回闐丁玲楔先列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
 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
 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
 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
 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一作倫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
 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
 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要其中文雖奇而不
 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眾猶且月費俸錢歲靡靡廩粟子不知
 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長途之促促一作窺陳篇以

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庫音忘已量之所稱黠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之不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

仲尼不歷聘解

盛均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也夫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財於女國駕帛於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一不聘也一作不當德蝕衰周道徂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韶於齊求師於周將欲鑄義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筭為宗資也且去魯適衛蓋辭在於仕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絕糧於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寇果不為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文之章解

章籌

垂日月所以為天也光盛而形物于地備禮樂所以成人也言成而著訓于簡非是而光者燭龍燿火亦光矣非是而言者狂童詖子亦言矣故定曰天文曰人文自文而之于地之于簡者章也然而文在帝則簡在史是以堯文思章于典舜文明亦章于典文王性堯舜之文也文治于西伯章于詩易仲尼性堯舜文王之文而弗帝弗伯也盛章于禮樂經記回性仲尼之文也文不及章偃商學仲尼文而之于人也故樂章武城民而經章魏國君偃性其祖者也七南以學而章于中庸軻性偃者也勤其道而章于七篇由偃至軻無有禮樂者乎是必由人文而章者也未見不由而章者也人視影于地者仰而見燿火而不見日月必曰非天文之章也視辭章於簡者久而見狂濫而不見禮樂則不曰非人文之章也浸有不自文而章諸國卿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使章不自人文也天下孰觀而孰化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國之興亡解

李華

為國者同於理身身或不和則藥石之鍼灸之若夫扶疾而不攻疾病則斃扶之者屍也齊隋之亡也以貞於終始為惑苟而無恥為明慢於事職為高賢見義不為為長者繩違用法則附強而潰弱也議於得失則異寡而同眾也尚學希古謂之誕趣便中時謂之上觀其燥溼而輕重之候其成敗而褒貶之肉食之尊以滋味

餽口忍危亡而僥祿利自是而下則曰上司猶如之我於國何有設能憤發則逆為備豫動閔關束氣沮志衰亦從以化倖於生者炎炎而四合死於正者求援而無繼麒麟悲鳴鳳鳥垂翅鴟鼓害翼犬呀毒啄則蛇鳩虎狼之熾其可向邪嗟乎心腹支體一也為病者萬焉雖有岐緩而不請岐緩視之而不救噫齊隋不亡得哉反是而理則王道易易也

象刑解

沈顏

舜禹之象刑而人不敢犯言象刑者以赭以墨染其衣冠異其服色凡為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鋸鑿箠扑楚毒畢至而人犯愈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上古淳朴人易為化亦由聖智立遠一作深得其理故也夫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眾刑者眾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則之笞之扑之而不為畏也何以知其然也夫九人冠而一人鬣則鬣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鬣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鬣者勝民不知冠之鬣之為勝但見眾

而為慕矣今免者多而刑者少人尚慕其多矣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焉以少為勝乎故曰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眾刑者眾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刑之笞之扑之而不為畏也凡民之心知恣其所為而不知戒其所失今辱而笞之不足以為法也何者蓋笞絕則罪釋痛止則恥滅恥滅則復為其非矣故不足以為法也虞舜染其衣冠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滅豈特己以為恥也人之見之者皆以為恥也皆以為戒也愚故曰非徒上古淳朴人易其化亦由聖智玄邈深得其理故也

人旱解

盛均

涸灘歲越垠曠早塞諸陽遷市不雨祈山川庶神又不雨觴土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諫之昔歲嘗然農剩其澤及召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遺囊有書一幅目曰人旱早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為天旱蹇陽肆凶下土祗慎雖六七歲黎人不饑曷為國旱君道熾災德涸

仁枯貪風暴氣蒸為時癘曷為人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為陰夫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今貨遊於上刑贖于下百姓焦愁結成恨暑所謂人旱者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逮龍貨雨是猶乘權適海豢羊望翼於何可冀乎太守得書增怒是歲自正月不雨至于五月明年殍死者數千人而太守亦以財禍

工器解

程晏

匠刀者不必自用割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為器而已善割者不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庖丁豈自鍛而後操之邪由基豈自斲而後射之邪然則匠刀者不嫉庖丁之解匠弓者不嫉由基之中業已之為器而懼刃之不利弦之不勁也我器既利既勁稱彼之用是器得其所又何嫉哉蕭張為漢之器既利既勁矣不嫉漢祖之能刃我而解羽弦我而中羽天下是業已之為器也反是者所謂己匠刀不欲人之善割己匠弓不欲人

之善射然則器安適乎范增之器也既利既勁矣鴻門之言不用羽非善割善射者終不能用其器也是器豈嫉人也哉痛器之失其所也是言也不足為儒者道用警乎貪民嫉上之臣也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朱閱

古者以死為歸也然則豈死者皆得歸哉故有凶肆之徒壓溺而斃貪暴之輩刑戮以亡謂之不得其死不得其死是不得所歸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辱其親是得所歸矣所歸者猶有數品焉有跛躄而歸者有困窮而歸者有憂鞠而歸者有暇豫而歸者有榮顯而歸者有欣喜而歸者佞媚於生前而得其死者跛躄而歸也愚鄙於生前而得其死者困窮而歸也彊暴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憂鞠而歸也三者皆第其歸路也正直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暇豫而歸也敏達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榮顯而歸也仁惠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欣喜而歸也三者皆坦其歸路也嗚呼公昔有遺德於其生前矣而今之歸也豈有跛躄困窮憂鞠之苦而無

暇豫榮顯欣喜之逸哉公歸之道光矣予感公之知獨來弔作歸解或曰子不識彭陽公而云知豈誣也哉曰公尹洛禮陳商為鄆薦蔡京蒞京辟李商隱子偶不識公耳公之知予如春潦之奔壑夏雲之得龍秋弧之發矢冬鑪之納火勢豈後於三子哉是則公亦知予者也何必識然後知乃曰之知也在道之相望爾昔殷湯與周公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揚雄與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揚雄不相識果不相知哉伊尹與夏桀相識比干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大國之侯小國之伯予常識之矣目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為余知也哉予感歎碑下歸解於是書之

命解

李翱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為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為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邪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

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為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方用之不由其道雖一飯之細也猶不可受況富貴之大耶非曰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為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已

叛解

李甘

或曰申恒何讎而叛解曰盜賊富豪讎乎且憚其財而強索之若冤其主也申習盜恒習賊差乎解曰害財曰盜以盜害人曰賊天下有士家之有紵粟也天下有相家之有子弟也申憑葉縣非盜歟恒驚宰相非賊歟或曰有盜一金費十金而可捕為之乎有賊一夫殺十夫而可磔行之乎今三年兵之非十金而捕如費何萬人死之非十夫而磔如殺何解曰以金為輕而不捕則窮人家謀盜矣富人家遇盜矣以一夫為寡而不磔則壯夫人人為賊

矣懦夫人人被賊矣是故盡天下之盜者三年為蚤也勝天下之賊者萬人為少也或曰吾聞寡勇一作夫重閉盍鍵乎解曰天雨垣敗盜賊乘之門之閉耶曰以彼習叛之巧也贖而吏之何如解曰盜賊欲巧吏不欲擾如贖倡而為妻也為倡且淫為妻且禁乎

文粹卷弟四十六

文粹卷第四十七

古文六 總二十六首

吳興 姚鉉 養

說

天說 柳宗元

朝日說

禮說

師說 韓愈

儉不至說 來鶴

水樂說 元結

訂司樂氏

捕蛇說 柳宗元

貓虎說 來鶴

說鵲 柳宗元

說天雞 羅隱

田說 羅哀

竄利說 李甘

原晉亂說 楊夔

吳相客說 袁皓

雜說五首 陸龜蒙

雜說四首 韓愈

評

祀黃熊評 程晏

漢史贊桑弘羊評 張彧

天說

柳宗元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
倦辱飢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
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蘇飲食既壞蟲

生之人之血氣散逆壅底為癰瘍疔贅瘻痔亦蟲生之木朽而蠹
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邪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
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
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
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窳墓以送死而
又穴為偃洩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
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粹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
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
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于天
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
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
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如何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邪則信辯
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立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
混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

果赫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赫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惡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亦一作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游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赫癰痔草木邪

朝日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寮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說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云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礮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

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爲之也寮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禘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禘進有司以問禘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則質于戶部戶部之辭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禘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而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恂恂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爲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恂恂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哉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余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

人爲之邪故其黜在神暴乎昧乎沓貪乎罷弱乎非神爲之也故其罰在人今夫在入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爲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余日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豈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

其下聖人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者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知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郟子萇弘師襄老聃鄭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予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詒之

儉不至說

來鶴

剪腐帛而火焚者人聞之必遞相驚曰家之何處燒衣邪委餘食
而在地者人見之必遞相駭曰家之何處弃食邪燒衣易驚弃食
易駭以其衣可貴而食可厚不忍焚之弃之也然而不知家有無
用之人廢有無力之馬無用之人服其衣與其焚也何遠無力之
馬食其粟與其弃也何異以是焚之以是弃之未嘗少有驚駭者
公孫弘爲漢相蓋布被是驚家之焚衣也而不能驚漢武國恃奢
服晏子爲齊相豚肩不掩豆是駭家之弃食也而不能駭景公之
廢馬千駟

水樂說

元結

元子於山中尤所耽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嶺之懸水淙淙然聞
之多久於耳尤便不至南嶺卽懸庭前之水取敲曲竇缺之石高
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便銘曰

煙纔通寒淙淙隔山風老鼓鐘

自銘日至鼓鐘十四
字從全唐文補入

訂司樂氏

或有將元子水樂說於司樂氏樂官聞之謂元子曰能和分五音
韻諸水聲可傳之來請觀學元子辭之使門人以南嶺及庭前懸
水指之樂氏醜惡慢罵曰韻曠多矣焉有聽而云樂乎此言聞元
子元子謝曰次山病餘惛固自順於空山窮谷偶有懸水淙石冷
然便耳醉甚或與酒徒戲言呼爲水樂不防君子過聞而來實汗
辱君子之車僕樂官去季川問曰向先生謝樂官不亦過甚曰然
吾爲汝訂之汝豈不知彼爲司樂之官老矣八音教其心五聲傳
其耳不得異聞則以爲錯亂紛惑甚不可聽況懸水淙石宮商不
能合律呂不能主變之不可會之無由此全聲也司樂氏非全士
安得不甚謝之嗟乎司樂氏欲以金石之順和絲竹之流妙宮商
角羽豐然迭生以化全士之耳猶以懸水淙石激淺注深情瀛滢
溶不變司樂氏之心嗚呼天下誰爲全士能愛夫全聲也

捕蛇說

柳宗元

永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

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孿踠癘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感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之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人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厲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

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懼毒邪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吾常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俟乎觀人風者得焉

貓虎說

來鵠

農民將有事於原野其老曰遵故實以全其秋庶可望矣乃具所嗜爲獸之羞祝而迎曰鼠者吾其貓乎豕者吾其虎乎其幼感曰迎貓可也迎虎可乎豕盜於田逐之而去虎來無豕餒將若何抑又聞虎者不可與之全物恐其決之怒也不可與之生物恐其殺之之怒也如得其豕生而且全其怒滋甚射之獲胡化之猶畏其來況迎之邪噫吾亡無日矣或有決於鄉先生先生听然而笑曰爲鼠迎貓爲豕迎虎皆爲害乎食也然而貪吏奪之又迎何物焉由是知其不免乃撤所嗜不復議貓虎

說鷓

柳宗元

有鶯曰鶻者巢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于其下者
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
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者縱之延
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之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
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邪是故無號
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穀卵而知攫食決裂之
事爾不爲其他凡食類之饑唯曰爲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
不亦卓絕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
仁義之道邪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
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
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鶴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
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邪今夫鶻其立趨然其動善然其視的然
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邪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
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邪翮邪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

饑

說天雞

羅隱

狙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雞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不舉毛羽不彰
兀然若無飲啄意洎見敵則他雞之雄也伺晨則他雞之先也故
謂之天雞狙氏死傳其術於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觜
距銛利者不與其棲無復向時伺晨之儔見敵之勇峨冠高步飲
啄而已吁道之壞矣有是夫

田說

羅哀

一夫田甲氏乙氏判而農之乙氏糞其田田善收甲氏以爲不善
守天地之和風雨之絜而不善收噫造化之功不如糞土乎

竄利說

李甘

吾竄乎奚竄吾竄利也利所趨也所竄也吾將爲吾之所爲也吾
豈爲人之所爲也哉今是頑人曾無不忍之心然常獨有忍心者
繇害於利也且謂螻蟻大於麋鹿則許之乎聲不許也然人顧而

遭螻蟻則迂足而活之過而傷螻蟻則失聲而痛之顧而見麋鹿則援弓而逐之幸而中麋鹿則失聲而喜之忍於大者不忍於小者何歟麋鹿利於口腹也螻蟻不利也故居於利則雖麋鹿忍也不居於利則螻蟻不忍也然則羈於利而忍於麋鹿者獨小人邪長人有甚焉長人則果忍於人矣烏有是哉前有將官兵以誅恒蔡叛者不十餘戰而能殺萬人則師喜不能殺萬人則師恥豈翅忍乎從有侈富而劫死者有怨曠而姦死者有饑寒而道路死者有加兵死之數今是長人固有不忍之心然獨時有忍心者亦繇害於利也是故利滋博者忍滋多也吾方與之角利將在所不忍乎故曰吾竄乎奚竄吾竄利也如此俛讀倚詠孳孳於策試者竄而非邪然吾之所竄竄乎心也不竄乎身昔者趙狐正晉先盟五合諸侯傳曰生不及利彼豈竄吾身哉

原晉亂說

楊夔

晉室南遷制度草創承永嘉之後置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

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為高達卞壺厲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茲浮僞致此隳敗猶欲崇慕虛誕污蠹時風奏請鞠之以正積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絜源端本之日也猶乃翼虛駕僞崇扇佻薄躡諸敗跡踵其覆轍以此翔立朝綱基構王業何異登膠船而汎巨浸操朽索以馭奔駟乎設或行一作使從卞壺之奏黜屏浮僞登進滄實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祚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為晉之亂不自敦峻而稔於導亮

吳相客說

袁皓

孫室季壤其相更相語曰不日不月吾其晉臣乎有客前而語曰相君不聞物之化者邪蛇化為龍龍之孫見蛇而笑之謂吾祖之世龍焉殊不知蟒之腥尚存乎大澤之畔家化為國國之孫見家必笑之謂吾祖之世國焉殊不知耕稼之具未朽於歷山之下蓋由知龍而不知蛇知國而不知家噫堯舜聖人也丹均而不能嗣

而況吳以干戈而得邪相君喻而泣

雜說五首

陸龜蒙

先儒曰瞽叟憎舜使塗廩浚井酖于觴酒欲從而殺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教以鳥工龍工藥浴注一云豕而後免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不敬況舜壻于天子頑嚚嫚戾者獨不畏之又從而殺之邪且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舜乃受教於女子其術怪且如是是不教人以孝道教人以術免也固堯使助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邵侯姜女之生子也始弃之命之曰弃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弃之亦命之曰弃邵弃為稷官蒸民賴之宋弃美而生佐幾移於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成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

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他人乎

傳曰武王罷朝而韞系絕顧左右無可使結者衛褚師呼聲子結韞而登席漢廷尉為王生結韞韞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亡之嗚呼古之制亡者十八九奚韞帶之足云

柳下季之妻誅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呂不韋作春秋秦人不敢損一字德與刑如何哉

雜說四首

韓愈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閒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人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

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一作授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

談生之為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人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佞者貌似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邪

祀黃熊評

程晏

傳曰子產聘晉晉侯有疾夢熊以為厲鬼子產曰魃之神化為黃熊魃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未之祀乎遂使祀之而杜預又注曰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也曰異乎吾之說也若魃為夏郊三代祀之即掌周禮者存焉晉為主盟豈天子祀典宜諸侯而僭之邪是不可祀之者一也羽山又非晉望是不可祀之者二也魃若為天下厲即有天子太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

三也若爲一國之厲卽有侯東海者國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四也況祀爲夏后鮌有歸祀又不爲厲是不可祀之者五也子產言崇厲之事有二吾取其一焉言實沈臺駘之崇吾取之矣黃熊之厲吾不敢聞晉侯方疾其或荒邪內作偶夢色象之一物謂之黃熊安可執加鮌厲而爲昏越之祀哉

漢史贊桑弘羊評

張彧

班固稱弘羊擢於賈豎方以版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又與仲舒石建汲黯日磾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矣夫君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鄙將慮賢者之處賤不謂賤者之必賢古者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於庖人太公坐釣求備於漁叟不亦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田則公孫彊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殷辛淫酗則惡來革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漢武殘剝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曰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抑爲此也季孫用田賦孔子書而過之以其踰周公之

制也而況攘臂抵掌力爲天下聚斂之人乎義也者君子所死生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赴蹈而君子之所不忍爲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焉用弘羊欲奪萬姓之利閉生人之資則天下市籍小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爲盜者藝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幹鹽鐵析秋豪令吏坐販不顧王者之體府庫盈而王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負於弘羊哉卜式絜己自守不及時政知弘羊罪欲烹以致雨孟堅躬修國史垂法來代柰何以錐刀異類齒得人之論一言不智其若是乎

文粹卷弟四十七

文粹卷四十八
三

文粹卷第四十八

吳興 姚鉉 纂

古文七 總一十五首

符命

貞符 柳宗元

論兵

罪言 杜牧

原十六衛

析微

帝王所尚問 李翱

漢武山呼 羅隱

子高之讓

蒙叟遺意

詰鳳 陳黯

文粹四十八

登華旨 沈顏

窮達志 程晏

禹書上 劉虬

禹書下

斷非聖人事 李商隱

讓非賢人事

知道 房千里

貞符

柳宗元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耳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天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趨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本末闕闕會貶逐中輟不克究備武陵即叩

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為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臣死無所憾用是以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斂鬪怒震動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唯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霜雪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眾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為曹於險阻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聖人焉曰黃帝造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嶽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

由是觀之厥初罔不極亂而後稍可爲也而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祇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爲符斯皆詭譎闢誕甚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能庸賢濯夷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爲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之氓增以騶虞神鼎毆脅縱與俾東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尙書所無有莽述成效卒奮驚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龐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譏爲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垓以爲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燄其人沸涌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蕩沃蒸爲清氣疏爲冷風人乃溍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

以成相彌以寧椽斲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圻抵奔走轉徙之害不作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祇于元德徒奮祖呼犒迎義旅謹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灑灑和寧帝庸威慄惟人之爲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爲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浸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孥愷悌祇敬用底于理凡有所欲不謁而獲凡有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理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雒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不勝唐德之

代光紹明濬深鴻龐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謚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理以敬于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燠于爨鬻炎以澣殄厥凶德乃馭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糗刑輕以清我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理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已拱之戴之神具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鉛于北祝栗于南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從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罪言

國家大事某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作罪言

杜牧

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盾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盾浮羨淫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一作卑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甲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弱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阪泉今媯川縣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尙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鄣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

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
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爲
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舉
函潼閒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
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
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術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
裏拓表以表撐裏混頤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閒不戰生人日
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囚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
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穴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
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
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秦邪豈其人謀未至邪何
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
生人無事其要在於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
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

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
餘所纔足自護治所資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
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
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閒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
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
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
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
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虐環土
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
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
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旣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
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
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並屬衛州黎陽新鄉
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皋不數日閒故魏於河

南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
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田弘正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
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史憲誠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
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李聽故
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
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
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
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
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
無以爲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裔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
急食盡餒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
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趙復振下博敗趙復振趙復振館
陶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
置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
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
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裴公鄂公之徒外開折衝果毅府
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不幸方二三千為寇土數十百萬
人為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
平一暴敦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
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
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
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凡有四百七十四府三時耕稼襪耒一時
治武騎劔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
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師帥雅亦不可使為亂耳及
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
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梓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

師帥雅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五十年閒戎臣兵
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算神術也至于
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
天下力强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削邊兵外作戎臣兵
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奚契丹吐蕃雲
南大石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去聲而天下掀然根
萌燼燃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
一日使出落鈴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韓燕七國近
是居內則篡卓莽曹馬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
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
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也人囂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
兒輩蓋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
之教復無慷慨感概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復敦者則
撓削法制不使縛己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壹勢便罔不為寇其

陰泥去聲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
履所治指為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
天下每每兵亂涌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擁
抑不下召來災沴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
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
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
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
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帝王所尚問

李翱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曰帝王之道非尚忠也非尚敬與文
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救鬼莫如文救僂莫
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為救如火蔓而燒也人知勝之于水矣勝于
水者土也水之潰過其流者則必大為之防矣故夏之政尚忠湯
之政尚敬武王之政尚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之時則尚忠

矣湯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交地而居則夏先敬而殷尚乎忠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黃帝堯舜居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爲禹湯武王之所爲矣繇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若救殷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猶適于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王天下而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與忠敬皆非帝王之所尚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者也不可休而作爲之者爾

漢武山呼

羅隱

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縱者苟非其正則人能壞之事能壞之物能壞之雖貴賤則殊及其壞一也前後左右之諛佞者人壞之也窮游極觀者事壞之也發於感寤者物壞之也是三者有一於是則爲國之大蠹孝武承富庶之後聽左右之說窮游觀之靡乃東封焉蓋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歲時也由是萬歲之聲發於感寤然

後踰遼越海勞師弊俗以至於百姓困窮者東山萬歲之聲也以一山之聲猶若是況千口萬舌乎是以東封之呼不得以爲祥而爲英主之不幸

子高之讓

有挈其大而舉其高以授人者彼則曰隘矣哉挈而舉者曰以吾所得之廣大曾不若彼人之心又安可以施於彼乎於是退而慄慄不敢以所得爲有伯成子高讓禹者非所以小黃屋之尊也夫安九州之大據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動適在我鮮有不以荒怠自放者子高且欲狹禹之心而謹其取也故讓之厥後有卑宮菲食之政

蒙叟遺意

上帝旣剖混沌氏以支節爲山嶽以腸胃爲江河一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於山澤滓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氏則不

起而人力殫焉

詰鳳

陳黯

嘗得揚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亦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將欲神之以爲鑒迨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句雄仕漢遇新室之亂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爲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固若是邪果若是則鳳遇繒繳而猶徊翔其閒邪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興亡之理匡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投簪高謝以明其節詎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喻惡則是稔其篡逆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嚮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爲誣鳳也哉雞常禽也曉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其時邪噫言之不思有如是邪或曰古人臨危制變亦有權焉雄知莽之不可匡也故矯爲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也子何過之深歟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

從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去之曾不聞矯爲其辭以求庸於魯雖仲尼日月其德人之不侔然雄亦慕仲尼之教者以著書立言爲事得自易哉夫立言者豈不欲人之從教邪且己不能信人況求信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言而後從之斯言可欺也哉

登華旨

沈顏

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遺書爲訣且譏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吁是不論文公之旨邪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邪蓋假事諷時致意於此爾前賢後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趣榮貪位者之若涉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

窮達志

程晏

君子寧小窮而大達小人寧小達而大窮小者人之役大者人之道也孟子論帝王之道於諸侯諸侯不志我言則去之豈不以小窮而大達歟衛鞅論帝王之道於秦伯秦伯寐於是鞅乃易之以霸強之術而苟容之豈不謂小達而大窮歟君子不患乎無才患乎不知窮達之理也孟子大達遠盜蹊而遵正路者也衛鞅大窮捨正路而趨盜蹊者也秦不知蹊以問鞅鞅指之趨盜蹊而強去也我知盜之蹊而反然之曷若遵正路而遠盜蹊哉

禹書上

劉蛻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夏之郊也奚不尋其先安得以鯀配曰以功不就則不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謂勤其家也不怨君誅而尋父功鯀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既勤其家為天下故報其勤家於夏郊而已矣有鯀之誅而不廢其功禹為其子也不以得天下而擇其功者禹為之事鬼神也微禹之為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由勤父

嗣也然則夏郊宜矣於是君誅其怠也而子不怨其家祭其勤也民神弗畔蓋禹以天下不逮事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禹書下

治天下之野見之於夏功而未見先於夏功者久矣夫八年之閒生聚非不壞也委積非不耗也帝憂則民愁樂則民喜故以憂樂隱顯而助之帝能治其心也故禹後雖以身先天下而不以一身負天下之土石以其得治世之心而易使也嗚呼必不得和心之人而為可以智治則豈羽山之下忍不以智獻其父者歟天下見濡手足之禹則不見土階之上以治憂樂者也故曰心治乎人也功治乎水也其可獨禹云乎

斷非聖人事

李商隱

堯去子舜亦去子周公去弟後世人以為能斷此絕不知聖人事者斷之為義疑而後定者也聖人所行無疑又安用斷聖人持天下以道民不得知聖人理天下以仁義民不得知害去其身未仁

也害去其家未仁也害去其國亦未仁也害去其天下亦未仁也
害去其後世然後仁也宜而行之謂之義子不肖去子弟不順去
弟家國天下後世皆蒙利去害矣不去則反宜然而爲之堯舜周
公未嘗疑又安用斷故曰斷非聖人事

讓非賢人事

世以爲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爲賢此絕不知賢人事者能讓
其國能讓其天下是不苟取者耳湯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湯
有升陟之役鳴條之戰竟何人哉非伊尹不可也武故時非無臣
也然其卒佐武有牧野之誓白旗之懸果何人哉非太公望不可
也苟伊尹之讓汝鳩仲虺太公望之讓太顛閎夭則商周之命其
集乎故伊尹之醜夏復歸太公望之發揚蹈厲當此時雖百汝鳩
百仲虺伊尹不讓也百太顛百閎夭太公望亦不讓也故曰讓非
賢人事

知道

房千里

世之所以爲達者貴爵富祿威刑不勝其用珠玉不勝其計耳熟
聲口飫味目厭色斯所謂常情之大欲也世之所以爲窮者秩不
足以庇身祿不足以充用侮不能威辱不能刑聲色不足於耳目
滋味不甘於口舌斯所謂常情之大不欲也然而聖人汲汲於祿
仕者豈爲是邪曰非也聖人爲人者也恒人爲己者也聖人負其
資得其地逢其時有其祿然後因其德基流其德澤猶水之居高
者決而溉之其浸必廣聖人之所以爲榮者導人於仁誼然後使
千萬年載其烈光爲巍巍之功德以浹於生人者也恒人之爲己
者期於厚祿貴位位以私尊祿以私富益尊而愈驕益富而愈汰
以淫快一日之欲纔放肆於氣未絕之間者也聖人有其時有其
位行其道以及於人無其時無其位奉其道以自飾故聖人進不
爲榮退不爲戚而常得其道恒人幸其時竊其位恣其所爲竭人
以自足無其時失其位任其愚以自困故恒人進以爲己榮退以
爲己辱而常失其道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

歎行己之道足以致是而時王不用己之道道無所施非歎其身
食不方丈衣不文繡也恒人之所悲不達者率曰吾妻不能羅襦
吾兒不得肉食耳豈嘗少及於外物哉聖人以德澤流於人雖九
命崇錫不以爲厚以其所償果當外其身而公於天下非己幸也
恒人無豪毛以裨於人苟幸得祿仕卽逸豫以自怡以竊取偷得
爲大黠其所得幸也孔顏聖賢也豈嘗聞伐樹瓢飲以爲己辱哉
姬旦亦聖人也豈嘗聞受封攝理以爲己幸哉是知聖人之樂也
內而恒人之樂也外內故常有餘外故常不足有餘故推於人不
足故取於人有道之人雖麤裘索帶而人不鄙之者取其內而不
取其外也豪民俠士紫衣金鉤而人不貴之者文飾於外也若然
者富貴者文飾於外也彼之所以仁誼者質充於內也西子不華
嬖女錦縠是不能易其美惡後之君子窮於時者當思負其內而
自篤無以其外而詔人達於時者當思勉其內以自飾無以其外
而驕人苟如是庶幾乎知道矣

文粹卷第四十八

文粹卷第四十九

吳興 姚鉉 纂

古文八 總一十七首

毀譽

明分 皇甫湜

讒國 沈顏

毀 段成式

諷詐 王藹

內夷檄 程晏

時事

讀開元雜報 孫樵

書襄城驛

鞭賈 柳宗元

荆巫 羅隱

變化

象化 牛僧孺

移雨神 司空圖

風雨對 羅隱

浪翁觀化 元結

時化

世化

蠹化 陸龜蒙

蟬志

明分

皇甫湜

天下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為孰謂人君子
小人是也孰謂分君子小人之別是也彼誠君子矣為之無不是
彼誠小人矣動而非故君子指人之過為嫉惡譽人之善為樂
賢言己之光美擬於堯禹參於天地為昌言順則為周公變則為

伊尹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君子而已所謂左之
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小人者不然其過人為毀譽
其譽人為比周言己之光美為矜夸變則為賊順則為偽其心定
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小人而已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
余故曰天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為橫天地
絕古今人之所由者二而已

讒國

沈顏

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故人君弗為意也且曰彼誠佞
邪予不過寵一臣彼誠忠邪予不過黜一臣予授天命有天下豈
少若人乎奈何拂予心而不知寵一佞而百佞進黜一忠而百忠
退矧忠者寡而佞者眾乎是以宰嚭讒子胥而吳滅趙高讒李斯
而秦亡無極讒伍奢而楚昭奔靳尚讒屈原而楚懷囚愚故曰知
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悲夫

毀

段成式

古之非人也張口沫舌指數於眾人得而防之今之非人也有張其所違嘖感而憂之人不得而防也豈雕刻機杼有淫巧乎言非有乎

諷詐

王藹

禮法不可斯須而去有以禮法而為災忠信不可斯須而去有以忠信而為禍禮法非災人之端忠信非禍人之本理或有害則禮法忠信為禍人之萌狂瞽人之所惡也效之則恐不及其真荒亂人之所恥也履之則恐不自其性狂瞽誠可惡也荒亂誠可恥也臨難而保全則狂瞽荒亂為藏身之藪禮法忠信直也狂瞽荒亂詐也以此保全則直不如詐之功嗚呼三皇之前無所用五帝之後無所不用

內夷檄

程晏

四夷之民長有重譯而至慕中華之仁義忠信雖身出異域能馳心於華吾不謂之夷矣中國之民長有倔強王化忘棄仁義忠信雖身出於華反竄心於夷吾不謂之華矣竄心於夷非國家之竄爾也自竄心于惡也豈止華其名謂之華夷其名謂之夷邪華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華其心者是知棄仁義忠信於中國者即為中國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國專倨不王棄彼仁義忠信則不可與人倫齒豈不為中國之夷乎四夷內嚮樂我仁義忠信願為人倫齒者豈不為四夷之華乎記吾言者夷其名尚不為夷矣華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

讀開元雜報

孫樵

樵曩於襄漢閒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藉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寮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寮廷諍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藉田事

乎沉九推非天子禮邪又嘗入太學見叢篲負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得行大射禮邪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早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爲豪家役者吾嘗背華走洛遇西戍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邪北虜驚蹙邊眈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尙未報功況西關復驚於西戎安有扈從事邪武皇帝時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辭舌相戒況宰相陳奏於仗乎安有廷奏諍事邪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布於外者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然尙以爲前朝所行不當盡爲墜典及來長安日見條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爲太平男子及觀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其縵志其末凡補缺文者十三正訛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年也

書襄城驛壁

襄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汙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襄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輶以去以來轂交蹶劇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邪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舳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涸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污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叟笑於傍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爲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

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其在刺史則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飢飽鮮囊帛賈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邪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老眊條其言書於襄城驛屋壁

鞭賈

柳宗元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直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予予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而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摺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翾然若揮虛焉予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

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予乃召僮爇湯以濯之則邀然枯蒼然白嚮之黃者梘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踈因大擊鞭折而爲五六馬蹠不已墜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梘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者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禦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荆巫

羅隱

荆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爲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爲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醑滿卮祈疾得死祈歲得饑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爲人祀誠必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爲人祀誠不得

罄於中而神亦不散乎外其昨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尙爾況異於是者乎

象化

牛僧孺

象龍禱雨三月不應巫病民咨王甚愁僧孺有言曰王無愁也象之誤也夫龍善化雨而時在乎天天使雨龍得化不使雨龍不得化聖人象龍而救民是乃象其化者也龍之性善學者人之心故象性莫若心而已使性非心可象則鳩鳩之性均而木刻鳩鳩足以象均邪獬豸之性觸而瑰飾獬豸冠足以象觸邪龍以性善化而龍於化人者衣袞則其象不以土木亦明矣湯是以龍其聰而深無不聞也龍其明而高無不見也言若出爲雲而物仰之有陰智若躍乎淵而物觸之有潤天而不雨百姓視王爲雨也雖七歲炎炎不聞有咨者而況三月哉

移雨神

司空圖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刳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得請民大

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爲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苗穀必時旣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恡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旣應而俾民輸怨於天歸惠於己是神攘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爲義利腥膻之饋何以爲仁怠天下之事何以爲敬蔑是數者何以爲神假曰非吾所得顓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徒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謾民不可久侮竊爲神危之奈何

風雨對

羅隱

風雨雪霜天地之所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雪霜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爲鬼神所有也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自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應不至則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也而風雨雪霜爲牛羊之本矣復何歲時爲復何人民爲是以大道不旁出懼其弄也大

政不聞下懼其偷也夫欲何言

浪翁觀化 并序

元結

浪翁山野浪老也聞元子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能記水石草木蟲
身之化亦來說常所化凡四說

有無相化

浪翁曰陰陽之氣化為四時四時形化為萬物萬物形全是無化
有萬物形盡是有化無此有無相化之說

有化無

浪翁曰人或云我立於東西望萬里目極則無人我兩忘終世相
無此有無有無相化之說

無化有

浪翁曰人或云我來於南北行萬里至無不有人我兩求終世相
有此無有無有相化之說

化相化

浪翁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於有也何有不無有無
更化日以相化化言何極化言何窮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於
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為嗜慾
化為險薄仁義為貪暴化為凶亂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
煩急化為苛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為溺惑所化化為
犬豕父子為惛慾所化化為禽獸兄弟為猜忌所化化為讎敵宗
戚為財利所化化為行路朋友為世利所化化為市兒翁能記於
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為威權所恣忠信化為姦謀庶官為禁忌所
拘公正化為邪佞公族為猜忌所限賢哲化為庸愚人民為征賦
所傷州里化為禍邸姦凶為恩幸所迫期阜化為將相翁能記於
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為井陌或曰盡於草原野化為狴狴或
曰殫於鳥獸江湖化為鼎鑊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為宮寢或曰

數於祀禱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性情爲風俗所化無不作狙
狡詐誑之心聲呼爲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辭顏容爲風
俗所化無不作姦邪蹙促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世化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歎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此昔世之化
也天地化爲斧鑕日月化爲豺虎山澤化爲州里草木化爲宗族
風雨化爲邸舍雪霜化爲衣裳呻吟化爲常聲糞污化爲梁肉一
息化爲千歲烏犬化爲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
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門鬪斷骨腐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邪
人民暗夜盜起求食晝游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邪人民相
與寄身命於絕崖深谷之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邪人
民奔走非深林蒼叢不能蔽蔽草木非宗族也邪人民去鄉國入
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邪人民相持於死傷之
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裳也邪人民勞苦相寃瘡痍相痛老弱孤

獨相苦死亡不相救呻吟非常聲也邪人民多飢餓溝瀆病傷道
路糞污非梁肉也邪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
者一息非千歲也邪僵主腐卿相枕路隅烏獸讓其骨肉烏犬非
君子也邪

蠹化

陸龜蒙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蝮蟻而青翳葉仰齧饑
蠹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根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
凝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爲胡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襜
黑鞮蒼分朱開黃腹填而脩墮綉纖且長久醉方寤羸枝不揚又
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綠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
留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螿網而膠之引絲
環纏牢若萃桔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
其中類有德也不明而游類絜也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
爲橘之蠹後不見觸螿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

下大橘也各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傲
榮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爲大蝥網而膠之乎觀
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蟹志

蟹水族之微者其爲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雄太玄辭
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爲介類與龜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
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參於藥錄食疏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
也唯左氏紀其爲災子雲譏其躁以爲郭索後引而已蟹始窟穴
於沮洳中秋冬交以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
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齎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
曰蟹斷短其江之道焉爾然後扳援越軼而去者十六七
既入于江則形質寔大於舊自江復趨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
而求之其越軼去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
其稱謂矣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邪捨沮洳之江海自微而

務著不近於智邪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苟揚之
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
洳也孟軻苟揚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不能捨沮洳
而求瀆以至于海是人之智反出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夫
蟹

文粹卷弟四十九

文粹卷弟五十

吳興 姚鉉 纂

碑一 總六首

嶽瀆祠廟

后土神祠碑銘 玄宗御製序張說辭

西嶽太華山碑銘 玄宗御製序張說辭

北嶽恒山碑銘 張嘉貞

南海神廟碑 韓愈

黃陵廟碑

大唐燕支山神靈濟公祠堂碑 楊炎

后土神祠碑銘 并序玄宗御製 張說辭

古之王者皆受天命禮樂有權神祇是主郊兆所設雖定於厥居
精靈所感則通乎變化大匠歸正旁行不流惟創制者為能之亦
安在守文而已惟上祠者本魏地鄴邱之舊而漢家后土之宮汾

水合河梁山對麓地形堆阜天然詭異隆崛吻而特起忽盤紆而
斗絕景象相傳舛蠻如在有物不可以終否有典不可以遂廢故
推而行之歲在癸亥始有事于茲焉在昔后王時邁省方柴燎告
至幽隱胥洎大舜則五載一巡武帝則三歲一祭今時代丕變人
神禮煩朕就爲損益折以法度一紀再駕亦無闕焉二十年冬勒
兵逾萬騎旌旗巨千里校獵上黨至於太原赫威戎於朔陲沛展
義於南夏肆覲羣后道有大備懷柔百神文無而咸秩先是天
司宿設恪敬乃事已未師頓于齋宮庚申親祀于后祇聖考在天
侑而作主何禮不舉靡神不徧往者漢氏之祠也牲以養牛五歲
親栗無所責其誠藉以采席六重藁秸不得尙其質事與古反義
不經見朕因其地而不因其儀取其得而不取其失凡牲幣法物
之事歌舞接神之類咨故實於方澤不遂過於元鼎此皆公卿大
夫鴻生鉅儒獻其方聞匡於不逮朕何有也且王者事天明事地
察示其本教以孝柰何郊丘之禮猶獨以祈穀爲名者邪於戲享

于至誠錫以繁祉黃雲蓋於神鼎絳光燭於靈壇自昔已然乃今
復見斯固陰精有所寓寶氣爲不誣雖寂寥而不動亦動之而斯
應顧朕之不德靈感何從賴累聖儲祉福流所致乃肯災肆赦與
物更始大賚天下有慶兆人山川鬼神鳥獸魚鼈莫不允若莫不
咸寧此所以仰覆載報生殖資元元盡翼翼豈與夫封禪有牒專
在求僊祕祝有辭密於移過而已銘曰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王者母事德配天明義有大報用協永貞茫
茫九土思索其精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彼汾之曲高旌傑異景象
遺光壇場舊位寂寥千祀精靈長闕誣神不祥復古維祺文所無
者秩而祭之矧曰后土昔載明祠何必因陰乃爲我師意多漢武
跡在橫汾風流可接簫鼓如聞壽宮創制神鼎勒勳古往今來豈
無斯文

西嶽太華山碑銘

并序玄宗御製

張說辭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交暢則品物

形矣精氣相射則神祇著矣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
華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當七宮正位是稱西嶽披圖以察削成
而四方信焉立表以算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磔堅而雄竦眾山
奔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對華陽之國
後壓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產藍田之玉諒少昊之下都卽
蓐收之別館也軒帝游焉以會眾神虞舜柴焉以覲羣后爰自夏
氏迄于隋室朝廷五姓載歷三千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
何代不修一禱三祠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殖事靈神不有怠也故
亦祥休明災淫慝未嘗爽也皇天眷祐馨我烈祖奄有萬方逮乎
六葉郊天地望山川精意必達墜典咸甄亦命州將四時告虔加
視王秩進號金天若是何者抑有由焉予小子之生也歲景戌月
仲秋膺少昊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嶽旃蠻神交玉
帛未陳幽贊必先意而啟椒醕雖薄景福果應期而集玄感昭塞
可一二而道邪記云下有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

草瑤池茅龍一去毛女千祀前代帝王多所僥覲朕學犧文之道
故非斯人之徒憂在至道之不弘不憂富貴之無永患在蒼生之
不理不患年壽之若流以功施四海爲長生以業傳百代爲不死
焉羨置集靈之宮虛望非福立存仙之殿勞思輕舉者哉於戲維
嶽配天上彌予志予欲大康兆人嶽翼予欲定禮樂諧神人嶽聽
予思其維嶽降神生此多士無俾申甫專美于嵩語酌古訓心通
神境善而不荅誠而不應未之有也嶽其念哉十有一載孟冬之
月步自京邑幸于洛師停鑾廟下清眺仙掌雲拂石牀霓裳可接
風過松嶺仙駕如聞久勤報德之願未暇封崇之禮遲迴刻石梗
槩銘山萬姓瞻予言可復也銘曰
嶢嶢太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雄峰峻削菡萏森爽是
曰靈嶽眾山之長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陰陽孕育精氣徘徊偶聖
呈瑞逢昏降災玉池神挹石室僊開海絕瀛洲天遙玄圃偉哉此
鎮崢嶸中土鬼神乍游風雲忽聚高標赫日半壁飛雨自古王者

巡方必至龍駕帝服封天禪地南面會神西后在位待予治國安人然後徐思其事

北嶽恒山碑銘

并序

張嘉貞

有國者殷薦于天地望秩于山川故災沴不生矣有家者嚴禋于鬼神克諧軒樂故休祐斯應矣由是上下交泰幽明相協五精同朗辰爲水其味鹹五鎮俱清恒爲冬其音羽大哉茲嶽殊於眾山嵩華乃踞於近甸衡岱不踰於方域孰與夫包括綿長經綸中外外夷有四昴宿主胡則延袤以限之中郡有五寶符在代則高襄以臨之其頂也上扶乾門黑帝之宮觀其足也下捺坤軸玄神之都府豈止劈冀魏截幽燕拒洪河撐大海瀕洞合沓半天下之襟帶嵯峨巉巖一宇內之標格者也故知惟土有精惟山有靈宵窅冥冥其道至平其德至貞氤氳警警目之不覩夫形耳之不聞夫聲陰陽不測夫奧所以存像設建祠庭矣稽彼上古洎乎中運五載巡狩百神懷柔皇王合典以之協祚庥數昌期以之交泰粵自

羸漢爰逮周隋匪修匪虔或僭或侈不勤於省者其政缺非美而封者其事訛於戲黷祭虛陳昭靈罔荅更張禮秩固待雍熙粵若我唐正百王積教龔惟我后揚五聖丕烈人神允洽動植和暢乃藉北鎮柴南壇碑西嶽泥東岱是用告厥功祇其祠也故穰穰多福獲於彼顛顛厥心徯於此而今獫狁不熾已萬餘辰邊隅於是乎靜雨雪其滂乃屢盈尺稼穡於是乎豐豐以阜人靜以安俗安而人阜君睿而神聰惟神幽贊已成自豐以至已成二十惟君四字從全唐文補入能事斯畢北巡之禮胥詠其蘇雖黜輅纁旂未由冬覲而圓珪方璧每自天來或事舉必祈福行宜賽則有公卿而奉告命也或四時薦熟三獻酌洗則有侯牧而奉新章也非夫昭信雅直豈有享於明代哉是以河朔人風潔誠而禱蠶穀者多矣春終秋孟冬首三之月尤劇蘋藻自羞若從官斂樵蘇不禁孰敢私伐蓋威靈感通以致爾與其淫詔而求者異乎夫道莫先乎貞政莫先乎淳參造化以變萬物莫先乎神資皇王以富四海莫先乎人護神莫先

乎君公正人莫先乎師長景寅歲乃命菲才謬兼軍郡欽若明詔
持兵導俗無敢懈怠各山大川著乎典式靡不加敬於昭神寢于
嶽之陽伊嶽致神惟神主嶽高柯古榦幽蔚陰翳俯仰瞻對精魄
肅慕慄然何爲故以嗟歎嗟歎之不足於是詠歌歌以發言言以
章德事可追於風雅詞無隱乎聞見神而聽之頌斯作曰
五宿熒煌風政休咎上經乎乾綱我君順之祚乃久兮五宗盤薄
陰化成敗下彰乎坤絡我君欽之福乃介兮天平地成神道助貞
人事以寧兮皇極帝力神道助直人事以息兮禎祥日新既祠既
禋國萬斯春兮風雨時若是耕是穫家勤於作兮至誠通兮昭冥
協和至道默兮對敷頌歌大恒如礪明德惟嶷

南海神廟碑

韓愈

海於天地閒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
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
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致崇極

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尙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
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
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
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
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
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
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
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益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
之品狼藉籩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
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尙書右丞國子祭
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
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殫盡不爲表襮至州
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
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敬祭其

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
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
陞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與省牲之
夕載賜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櫜五鼓既作牽牛正中
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
香樽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恍惚畢出蜿蜒
蜿蜒來享飲食闔廟旋艦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掩藹鏡鼓嘲
轟高管噉諫武夫奮權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
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
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
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
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
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
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

皆以巧之加四面一作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
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一十八族用其
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所時刑德
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可謂
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
用享錫祐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
之陬旣足旣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
公神人具依

黃陵廟碑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碑斷
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
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元一作九年又題其額曰虞舜二妃
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

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沉湘之閒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妃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楚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孔安國謂舜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沉湘之閒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皆不可信也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

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湘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實南海之揭陽瘴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圯桷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余與愉故善因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大唐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

楊炎

西北之巨鎮曰燕支本匈奴王庭昔漢武納渾邪開右地置武威張掖而山界二郡之閒連峰委會雲蔚黛起積高之勢四向千里陽崖有枯柏之材備籜革陰壑有堅剛之璞化五兵維人氣雄其畜多馬虜得之以制險國主天街周以之興秦以之霸漢得之以斷右臂卻南牧西距于海北瀦于河自外而望上也雄雄乎一氣旁蔭朔鹵前衝塞門與積石來朝崑崙相長洎陟蒼蒼臨峻極則

形變六合空同大荒青冥在混元之中絕壁揭宇宙之外舊史云
封祀之山八中國之外三自夏缺秩奠漢攘疆土于時更而王者
莫能配天其意者將繼禹之業以俟聖人乎維唐百有十載賁玄
化之紀息金革之虞蠢蠢蒸然萃于聖澤於是左丹穴右崆峒古
所未寶咸頓首於路門之外天子登神宮勒金版將復美于羣嶽
告成于旻蒼議云此山天合氣以正秋方地與神以主西國俾蚪
螭者爲師爲旅貔虎者爲妾爲臣不在於巨靈乎其封神爲寧濟
公錫之鑿帶備厥禮物詔邦牧太子少保哥舒公卜吉日築靈祠
于高麓之陽每歲盛秋以笙鏞之器錡釜之品率封內以望之索
羣神以會之亞旅師氏旄頭弩牙金鼓七校車徒十萬從饗于廟
庭大闕于山外所以因天界以崇聖功乘地險以恢遠略也觀夫
叢巖懸抱煙雨屑窅宮庭晃其昏暮林石古而幽陰神其居之可
以禱安靜矣拊空桑變鍾石神其聽之可以感和樂矣大玉通帛
熊蹯桂漿粲其傾筐采章煌煌神其歆之可以祚有年矣維石巖

巖日月不老維靈是與生此熊羆神其薦之可以奉吾君矣於戲
陳信克享正詞幽感宜乎有祈而降有祭而歆龍也無風雨之愆
虵也無氣燄之作此神之職又何羞焉而作頌曰
揭靈山兮天地界勢奔突兮風雲駭峰蹲龍兮入天門氣變蛇兮
煙嵐昏祐自天兮得終古備華蟲兮駕朱虎

文粹卷弟五十

文粹卷第五十一

吳興 姚鉉 纂

碑一 總九首廟記碑陰坊

聖帝

虞帝廟碑銘 張謂

先聖

處州孔子廟碑 韓愈

河中府新修文宣王廟碑 常仲孺

兗州曲阜縣宣聖廟碑銘 李邕

扶風縣文宣王廟記 程浩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杜牧

謁夫子廟文 李觀

大儒

文中子碑 皮日休

文中子碑司空圖

虞帝廟碑銘并序

張謂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難其人支伯許由全其節而固讓
羲仲飭叔審其才而固辭帝德合於天命歸於帝帝盡善也我
其試哉由是賓于四門納于百揆星辰合度雷雨不迷堯之二女
釐降於內堯之九男服勤於外受昭華之玉允洽人神泥封祀之
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后文敦俗
也貴德尚齒優賢也于斯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鳥獸魚鼈眾乎咸若無爲而治其聖也歟夫以萬乘之尊
一人之貴多見軼其軌度少能窒其嗜欲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
土階矣玉食寶衣堯舜則藜藿皮裘矣歷代多嬪御堯舜顧禮經
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
不樂百姓憂堯舜未嘗不憂麻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
以位授人其來也嬰於樊籠其去也脫於桎梏形神非我有天地

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蛻此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
子世爲漢賊當鼎易之時發荒唐之論高視前古大夸羣雄猥以
漢魏之閒輒同堯舜之際此河伯不知於海若盜跖自方於仲尼
也古人云堯以義終舜以勤死稽諸祀典永爲世教游夏之徒豈
誣也哉稱堯見囚小儒之虛誕爲禹所放曲士之穿鑿攻乎異端
斯害也已九疑北麓三湘南澗帝之遺廟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荆
棘水深難涉誰薦蘋蘩先聖不祀後賢之過攝邵陽令前監察御
史宇文宣大樹風教小康黎元相岡巒移棟宇前豁林莽得爽塏
之地焉下指城隅見祈禱之人焉如或宣室言徵闕宮靈降娥英
近侍稷契旁趨則歌南風覲東后朝眾聖會羣臣則知湯武不敢
升堂自愧于廊廡之下高光不敢及戶退慙于闔闔之外成康文
景帝所譏焉謂也無孔氏之祖述有顏子之希慕作頌於清芬勒
文於玄石其銘曰

系自顓頊家于勾芒大口奇表重瞳異相俗變山中風移河上其

器不窳其人皆讓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惟彼陶唐禪于有虞域中
交泰天下昭蘇彩鳳聽樂黃龍負圖其德難名元功不宰脫屣城
闕遺形江海陵廟有依山川無改象耕未輟烏耘猶在託此巖阿
神心若何蒸嘗昔少俎豆今多百越迢遙九疑嵯峨湘雲古色楚
水新波庭羅松桂森若容衛檐度風颺宛如簫韶黎庶以寧陰陽
以調憑茲聖靈祚我皇朝

處州孔子廟碑

韓愈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爲然而
社祭土稷祭穀勾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
壇豈如孔子用王者禮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
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勾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
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勾龍棄孔子皆
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已來未
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

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
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旣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顏回
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二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邱明孟軻荀
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
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
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
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尙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
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下神不以宇先師所處亦窘寒暑乃
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
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
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河中府新修文宣王廟碑

常仲孺

立於水成於氣以位天地勇於震奮於乙是生萬物天地之大萬

物之多若無聖人誰與準繩故能範而不過類而不遺者也然則乘時設教必生大聖以首之庖羲氏甄才煥文君人子天神農以之首於皇而體至道也軒轅氏推筭命官度方順紀顓頊奉之首於帝而法立德也夏后氏奠山川通川因地制賦殷湯繼之首於王而明大化也理亂相資質文代變洎有周而衰焉平桓以還鴻流蕩然非聖人之述易義農之道消矣非聖人之辯問軒轅之帝衰矣非聖人之刪書夏殷之王微矣非聖人之作春秋周室卑而諸侯僭矣故夫子彰皇繫帝敘王尊周首於儒而開大教也是知前聖之遺風將絕夫子不得不生中古之彝訓將興夫子不得不作故禮云百代以俟聖人而不惑也有天下者遵其易簡遡其元命可以致於清靜遵其廣大弘其覆載可以致於雍熙遵其禮讓蹈其夷曠可以致於和平苟或失常滔滔淫源德滋非而霸功作矣代易於上教尊於下運否於既往位崇於將來形於國而達於家萬樂和而百禮成郁郁洋洋與日月而終矣巨唐教本六經德懷

三古拯大道於既溺復醕源於已醜追謚文宣顯用王禮太學之制形于四方貞元五年秋仲上丁元帥司空侍中咸寧王渾公有獻于先師退而言曰斯廟也左塵右署前軍後府晨暮之閒誼闡四起非肅雍致敬之地爰命略址于城得南端安焉出退食之中財任閒人之餘力屬役如素十旬而成祠庭有閑薦設有嚴覺落之禮行饗獻之儀具是則賈之尊薄師之閱習吏之譏訶寂寥于茲矣噫我公以身柱國竭力戴君齊心孔門稟奉如在易曰化而戎之默而成之公氣和陰陽德會幾義又曰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公志尚純一行必中正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公有全社稷之勳合經緯之用又曰學之無倦行之以忠公有遵理化之勤及人民之信古訓是式新廟奕奕尊異顯赫舉集其門也至哉小子明朝退飛幕府獲祐歎息徘徊敢揚頌聲其辭曰
昭昭五星立文之經浩浩五行元氣之形維上紀下災昏祥明聖人居中百化適成五星九立醕樸不曜降及堯舜存乎典誥文王

既沒孔子乃紹質文異時日月代照肇自開闢頌洞無跡考于六籍窮古盡昔微禹之功水土共融微儒之風華夷濛濛大聖同德垂訓作則山川九州禮樂萬國羲軒之道夫子明之百王纘焉抑而營之夫子之教巨唐興之皇帝奉焉式而弘之皇帝之化藩翰揚之司空行焉敬而將之肅肅新祠煌煌盛儀祀享不失茲誦以時儒風載揚天地同期

兗州曲阜縣宣聖廟碑銘

并序

李邕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摧大抵宣考神用逮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殞其揆一也昔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朋徒合緒連禍則黃帝興聖首出羣龍推下濟以君人儆勤略以戡亂逮至橫流方割包山其咨轉死爲魚蠶食不粒則堯禹並跡振拔隱憂導百川康四國粵若殷禮缺周德微宋公用郢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粲然成章闢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彝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者乎故

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說蓋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藉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荷其藉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啟其教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激庸君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誠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慈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朋友之事興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覺膏雨潤澤和風清扇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政醅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而理濟一時未有溥遊大夫僻居下國德教旣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於後續君長萬葉必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

一人曷成名而可稱蓋取與而爲大者也我國家儒教浹宇文思
啟天伸吏曹以追尊建禮官而崇祀侯褒聖於人爵尸奠享於國
庠是用大起學流錫類孝行敦悅施於萬國光覆彌於盾宗三十
五代孫嗣褒聖侯璲芝字藏暉洎族賢元亨等或專門碩儒罔墜
于緒或餘波明哲載揚厥聲乃相與合謀曰夫墟墓之地禮曰自
哀聽訟之樹詩曰勿翦一則遇事遺愛一則感物允懷矧乎大聖
烈風吾祖鴻美故國封井舊居川岳歎宜其悚神馳魄膝行膜拜
陳齋祭奠嚴祠樹繚垣以設防刊豐碑以爲表兗州牧京兆韋君
元珪字口口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啟風俗休有政教長史河南
源晉賓字光國賢操孤興清節特達納人以禮成俗於師司馬天
水狄光昭字子亮相門開祥雅道踵武聞義必立從事可行錄事
參軍東海徐仲連功曹成陽蓋寔疑倉曹太原王道淳弘農楊萬
石戶曹博陵崔少連弘農楊履玄兵曹口口王光超范陽張博望
法曹安定皇甫佺東海徐光彥工曹滎陽鄭璋參軍扶風竇光訓

及曲阜縣合鴈門田思昭主簿吳興施文蔚清河晏弘楷等宦緒
通德儒林秀士升堂觀奧遊聖欽風僉同演成乃其經始其銘曰
元天陰騭大明虛鏡神不利淫物將與正凡曰投艱在此逢聖吞
沙荐磨軒皇底定襄陵兆災夏禹文命周道失序夫子應聘刊詩
述史盛禮張樂雅頌穆清訓詞昭灼片言一字勸善懲惡誘進後
人啟明先覺六順教興四教皆作茂功濟古至道維來首出列聖
席卷羣才大名震耀廣學天開蒸嘗市宇頌聲窮垓帝念居室以
光壽宮建侯于嗣環封厥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刊聖烈用廣
休風

扶風縣文宣王廟記

程浩

天地吾知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至明也以其無所
不照臨江海吾知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景以
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
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

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潤之所浸者博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憲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道未可詮於有物釋未可證於無生一以貫之者我先師夫子見之矣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者昌捨之者亡昔否於周今泰於唐不然者何被袞而裳垂旒而王者哉扶風古縣也在京之西環渭之北望標關輔之首雄壓劇秦之大有尉曰袁弁者學吞漢臺賢負伊鼎文則變雅行乃矩物其為政也剛以斷其理身也柔而立迴大君之清問動賢相之精選夤奉詔旨廓新祠宇廟閭岑立宮牆島峙睟先師於兩楹羅亞聖於十哲砌蘭有主院柏分行徂庭自肅入室加敬陳牲牢而如在旅籩豆而無算天下大軍之後也時弊而沒禮域中小康之前也俗偷而迷歸尚儒以戢兵尚德而銷戰使人從善遠惡而不自知大哉袁氏之子其用心也至矣邑宰李公才

思練達政心和理風聲樹於丕變毗頌樂而不支縣丞主簿尉等瑯琊王畿黍稷公器覽容色窺相公之明鏡整鬢蠶趣相公之龍門雲霄坐馳鳴躍可俟浩自帝鄉薄遊鳳翔入境而醉聞佳政告歸而飡味允續前尉許贄起予能事春秋之徒如何勿書時大厯二年某月日記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杜牧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強曰彼仁義蝕官也可以置之置之不用也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為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鍊丹沙為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

強辯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為梁國者以笱脯麩牲為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為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為之主陰陽鬼神為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助則其徒不為劣其治不為僻彼四君二臣不為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鬪起是己所是非己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為其辭是楊墨駢頓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為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為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至於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

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謁夫子廟文

李觀

世載儒訓者隴西李氏子觀正詞為絜執絜為真恪以上薦桓撥之十有三祀孟秋之月朔修冕帶問廟而入再拜兩柱之下乃退伏而稱曰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同施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炳乎典謨惟王者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事天子卿大夫得之以保世祿怨災不及其身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神人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所竊歎焉斯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某不敢然也且夫禮樂浹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謂以學矣鬼神瞰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謂以敬矣孰敢捨道而來學黷敬而乞靈者乎於是再拜而起徊翔一作回旋而觀章施足徵像設無誼我廟俎豆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公

亦侯外如君臣內實討論蒸烝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
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俱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飄
飄湮淪弦歌之音拊而不和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
色去宋而曰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之窮乃如是邪噫俾夫子生於
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則必先夫子而後禹
聖人得時化可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畎畝之
中安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澶漫者乎若夫子生實陪
臣沒乃王爵有聖德也惟紂生實殷辟死曰獨夫有逆德也惟爵
諡在德惟德有聖有逆惟聖逆在人不在於尊嗚呼夫子聖人之
極歟鳳鳥不至無其時也秦人燒書文之衰也帝唐爵王德之興
也惟夫子之德洎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更新降康下民負有烈
光訖無間然小子忡忡慄慄拜奠而出匪作匪述

文中子碑

皮日休

天不能言陰陽于民民不可縱是生聖賢聖賢之道旬德與命符

是為堯舜性與命乖是為孔顏噫仲尼之化也不及於一國而被
于天下不治於一時而濡及萬世非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脩春
秋者乎故孟子疊踵孔聖而贊其道莫出于世而可繼孟氏者復
何人哉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生於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
于汾晉序述六經數為中說以行教于門人夫仲尼刪詩書定禮
樂贊易道脩春秋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
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
焉先生則有辭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齡孟子之門人鬱
鬱于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于盛時較其道與孔孟豈徒然哉設
先生生于孔聖之世余恐不在游夏之亞也況七十子歟惜乎德
與命乖不及覩吾唐受命而歿苟唐得而用之貞觀之治不在於
房杜褚魏矣後先生二百五十歲生日皮子嗜先生道業先生文
讀文中子後序尙闕于贊述想先生封隧所在而為銘云
大道不明天地淪精侯聖暢教乃出先生百氏黜迹六藝騰英道

符真宰用失阿衡先生門人爲唐之楨差肩哲相接武名卿未踰一紀致我太平先生之功莫之與京

文中子碑

司空圖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聖哲之生受任於天不可斷之以就其時仲尼不用於戰國致其道於孟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百之祚五胡繼亂極於周齊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眾賢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魏數公皆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碑聖魁之柄授必有施臣底之績濟亦厥時子惟善守賦而不私克輸於我貞觀休明之期

文粹卷弟五十一

文粹卷弟五十二

吳興 姚鉉 纂

碑三 總五首

嶽瀆祠廟

嵩山啟母廟碑銘 崔融

少室山少姨廟碑銘 楊炯

韓公廟碑銘 李華

柳州羅池廟碑銘 韓愈

野廟碑 陸龜蒙

嵩山啟母廟碑銘 并序 崔融

臣聞天地生成其法自然之謂道陰陽鼓舞其功不測之謂神然則物或類感事因通變乾棟傾而三光北馳坤輿缺而百川東瀉河淪越雋有郡邑之爲魚水陷歷陽有吏人之化籠訪遺蹤於女峽風雨蕭條徵往事於姑泉弦歌響亮盈虛靡定合散焉常不知

誰子既老氏之多情忽然爲人寧賈生之足辯仰觀俯察裁識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未窮死生之說得於道而失於道義有必然出於幾而入於幾理無或廢知變化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臣謹按啟母廟者蓋夏后啟之母也漢避景帝諱改啟之字曰開厥後相傳或爲開母而顧野王輿地志盧元明嵩高記並不尋避諱之旨以爲陽翟婦人事不經見諒無所取粵若玉斗璇璣李母之居鄰北極金臺石室王母之宅在西山氣爲母則羣物以萌月爲母則容光必照坤爲母則上下交泰后爲母則邦家有成故華胥履跡而雄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星流華渚而白帝生月貫幽房而黑精降明明有夏穆穆塗山子娶於度土之辰女婚於台桑之地搜奇帝紀識異歸藏束生發蒙而有迷韓子稱賢而不朽漢臣之筆墨泉海陳其令名秦相之一字千金敘其嘉應士歌南國徒聞候禹之詞石破北方終見生余之兆則郭璞所謂陽城西啟母石李彤所謂嵩山南啟母祠隨巢之說有徵鴻烈之言無爽者矣昔者

鸞川之上母變空桑豚水之濱男生破竹美人之虹名蝶竦仙婦之月作蟾蜍精衛銜木而償冤女尸化草而成媚山崩蜀道臺侯婦而無歸石立武昌亭望夫而不及論乎誕載羣下莫尊於帝王語乎遷易凡百無聞於感致美矣哉不可得而稱也大唐革去故鼎取新與運而生繼天而作握乾元而造物海內知春闢混沌而爲家域中無外天皇膺麻數順謳歌金匱玉板服皇王之能事衢室廟堂承祖宗之茂烈垂衣裳而作元后端拱北辰負黼展而朝諸侯嚮明南面周邦赫赫其道洽於成康漢室巍巍其化鍾於文景東漸西被遠安邇肅海三年而無波雲連月而不散天瑞降地符昇靈鳳五文歲時來苑囿神龍八卦昏旦游池沼禮云乎哉無取於周旋揖讓樂之謂也必在於移風易俗司祿益富家國於是乎有餘司命益年臣人於是乎不夭明王三懼未嘗遺戒慎之心天子四鄰莫能展弼諧之用家安其業但聽於鄰雞人得其和遂同於野鹿表識記奏河圖四十六事之著明曷云尙也登太山禪

梁甫七十二封之可識何以加乎且夫窮聖神備道德滋萌元氣
開闢太初斯乃天皇氏之所以應乎天也依土地明神靈駕六羽
而上騰度九州而下濟斯乃人皇氏之所以順乎人也造書契教
畋漁合五緯而節四時登九天而類萬物斯乃犧皇氏之所以制
人法也務播殖該變通管藥以救兆人聚貨而交天下斯乃農皇
氏之所以興人利也振夔鼓載龍旗天則玄女授符帝則黃神降
斗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除人害也均度量正都邑總秋令於金天
分瑞官於鳳紀斯乃帝昊氏之所以爲人極也絜祭祀義鬼神履
時以象天養財以任地斯乃帝項氏之所以爲人教也秋乘馬春
乘龍順三辰而天道平建五正而人事理斯乃帝辛氏之所以爲
人政也明如日晦如陰人無識其名帝何力於我斯乃帝堯氏之
所以昭君德也聞一善舉八才帝唱動而爛星雲天歌發而踳鳥
獸斯乃帝舜氏之所以章后功也夫三統者道之大五行者生之
宗三皇法之而列五帝則之而序道以三興德以五立非天下之

至聖孰能兼於此乎而猶雖休勿休損之又損下明詔發德音尊
天而重人省方而巡狩舉星畢曳雲梢召風伯以清塵命山靈而
護野馳洛邑驚襄城天迴而地游雲合而霧沓周穆王來遊太室
先徵夏啟之居漢武帝有事嵩邱卽訪姒開之石徒觀其丹青歲
古霜露年侵聖情有睠興言改葺其山則古文之外方其地則新
邑之中土銘壇邈迤斜分玉女之臺碑闕相望近對石人之廟金
草生而五色貝樹長而三花紫雲合沓於溪澗白霧氛氲於巖嶺
考之易林信維神明所伏求之遁甲固以威靈肅然夫其命有司
乘務隙因高背下察隱嶙之餘基審日觀星揆摧殘之落構周官
置臬郢匠揮斤異態神行全模造化紅葩奪日飛累榭於山閒綺
綴衝風架迴廊於木末仙人在棟神女臨窗周施玳瑁之椽徧覆
琉璃之瓦赤玉爲階登黃金作門闕山如白岸樹似青溪羞蕙藻
於前庭藉生芻於後徑蘭香夾水居然洗沐之資竹帚臨風自隔
囂塵之境夢臺雲雨宋玉對而先驚楚壁山川屈原書而幾倦壽

宮幃兮不擾象設安兮逾肅霜羅曳雲錦披披鴛鴦褥兮翡翠
疇白羽扇兮青絲履垂玉鸞之佩若往而若還戴金雀之釵不長
而不短其居處也曖曖昧昧陰閉陽開其被服也煌煌熒熒霞駮
雲蔚鼎俎則麟胎鳳卵烝蕙燃萑餌膳則木蜜金膏玉漿瓊酒當
是時也合五嶽訊九魁選太陰命玄闕馮夷鳴鼓女媧清歌左蒼
龍兮吹篴右白虎兮絙瑟金真拂座玉女焚香肅肅習習天媛來
風雨雩雩霏霏神姬下霜雪孔雀飛而儀鳳舞弄玉邀歡駟車合
而羅綺陳智瓊陪宴麻姑服道變海水而來遊織婦希風填河津
而下謁洛妃綽約江妃縣眇玄女以明月爲珠素女以積雲作髻
九天眞母八極夫人畢集於茲矣青霞衣兮翠雲裘靈連蜷兮旣
留車迴風兮馬飛電視倏忽兮無見昔者濟陰山下降堯母之精
靈湘川水曲留舜妃之響像壇壇或在徒聞介福之名棟宇不修
誰辨安歌之處豈知夫三仙福地百姓尊祠挾王者之都畿當聖
人之順動犧牲玉帛可以洽氣和神幼婦外孫可以披文相質虔

奉綸旨式陳壯觀雖周人作詩自得后妃之美而魏臣獻賦終慙
神女之工敢作銘曰

九州地險五嶽天中蛟龍洞穴日月仙宮蓄洩雲霧震蕩雷風笙
歌近接鍾鼓遙通其昔在媯帝洪泉未塞昏墊下人汎濫中國於
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旁分螺書徧刻其佩文北海省土南方還
從碣石更下台桑予娶有禮我都攸昌八年不顧四載惟荒其宛
委旣登輶轅佇鑿家室誤往熊羆方作天道幽祕生涯糾錯其化
則遷其靈是託其宓妃之館仙女之臺物類通感精魂去來巫山
廟立漢水祠開壇壇歲古棟宇年摧其皇矣大唐麗哉神聖膺圖
受籙體元居正赫赫高祖天有成命明明太宗於茲爲盛其重光
累洽下武嗣文負屐而化垂衣以君三靈肝蠻六氣氤氳魚鼈咸
若雞犬相聞其重譯請命殊鄰稟朔化及中孚風移大朴天秩百
禮人和萬樂汾水可遊岷山何邈其隨巢舊說夏啟遺居盛德不
泯嘉聲在諸周王轉蹕漢帝迴輿聿懷降鑒其祀如初其虞衡掌

木班倕葺宇虹巨梅梁龍盤柱草積庭院水周堂廡石室置儔
軒宮爲輔其珠簾洞卷玉座含清金翠玳瑁羅縠輕明儀形若動
侍衛疑生依稀有物悄恍無聲其十帝子湘川天孫漢曲翩緜縹
緲躊躇躑躅神女弄珠靈妃啟玉條來忽往星繁電燭其十壯矣
麗矣神之聽之聰明是屬景福無欺夫人立館幼婦鑄辭巍巍皇
室萬萬餘基其十

少室山少姨廟碑銘并序

楊炯

臣聞崑崙西北之天門也則五帝處其陽陸三皇居其正地太山
東南之日觀也則秦皇刻其石銘漢帝探其玉策故知建都邑正
方位畫崇墉列濬洫必憑天地之險然後四海爲家擁神休尊明
號協時月同量衡必致山川之祠然後羣神受職少室山者山嶽
之神秀也憑河圖而括地用遁甲而開山發揮宇宙之精噴薄陰
陽之氣壁立而干仞削成而四方北臨恒碣猶如聚米南望荆衡
纔同覆篑其工氏觸皇天之八柱未足擬議龍伯人釣溟海之三

山無階想像考於含神霧白玉猶存驗於山海經黃花不落其名
有序則太室西偏其位可知則嵩高佐命若乃乾坤之所合雷雨
之所交仰蹕七星之野俯鎮三河之曲朝市臨於域中樞機正於
天下六合交會於是乎有天帝之下都九州名山於是乎有靈仙
之窟宅臣謹按少姨廟者則漢書地理志嵩高少室之廟也其神
爲婦人像者則故老相傳云啟母塗山之妹也昔者生於石紐水
土所以致其功娶於塗山室家所以成其德后宗之位象南宮之
一星外戚之班比西京之列傳惟幾不測其道無方騁神變而揮
霍降精靈而盱鬢亦猶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虞帝二妃湘
水之波瀾未歇何止祠稱丁婦廟號滕姑少女宅於西宮夫人館
於南嶽山臨白岸空聞石室之靈浦對青崖獨有金臺之異若斯
而已矣時更魏晉數歷周隋四望於是莫修八神以之無主炎涼
代序寧觀俎豆之容霜露霑衣非復弦歌之地國家乘天造之草
昧屬人謀之與能奄有大寶遂登神器天地水火之無象則女媧

氏補之於是乎鍊其五石東西南北之失位則神農氏立之於是乎甄其四海天皇貴與天乎合德富與地乎侔貧窮變化之理盡神明之數伏犧畫卦唯觀鳥獸之文黃帝垂衣蓋取乾坤之象利兼於成器功周於備物瑤臺美化闡邦國之風猷銀榜嘉聲茂君親之典禮稱才子者八族則叔獻季狸有亂臣者十人則太顛閔夭若夫園丘方澤所以饗天神地祇復廟重欄所以序文昭武穆命秩宗之位分太宰之官考虞夏之質文定殷周之損益其大禮有如此者高陽有飛龍之樂始會八風帝舜有儀鳳之音初調九奏后夔典其教制氏辨其聲鍾磬竽瑟致其和尊卑長幼成其序其廣樂有如此者太微營室明堂布政之宮白獸蒼龍象魏懸書之法下應猶草王言如絲北辰而拱眾星南面而朝天下其爲政有如此者糾萬人者施以八刑詰四方者戒之三典畫衣不犯載酒無冤免禽獸於網羅納寰瀛於軌物其恤刑有如此者周人之養國老始闢西膠漢氏之召諸生初開太學辟廱所以行其禮泮

宮所以辨其教童子三尺羞稱霸后之臣冠者六人唯述明王之道其文德有如此者涼風至司馬於是乎陳兵太白高將軍於是乎宜戰乘斗杓而誓旅出星門而杖鉞莊周稱天子之劍舉之桡之呂望言聖人之兵如風如雨其武功有如此者稽其殷令有文犀利劍之效珍考其周書有赭白乘黃之騁力東漸西被南馳北走盧敖之窮觀六合不出於城隍陶侃之飛入八門未遊於仙室其疆理有如此者察璿璣而孚大運天迴地游吹玉律而部人時陽動陰靜煙雲蕭索而合彩日月淑清而啟旦豈直鳳巢阿閣入軒后之圖書魚躍中舟稱武王之事業其休徵有如此者然則囊括混沌發揮生靈大庭不足使驂乘驪連不足使扶轂可以會玉帛可以答靈祇行聖人之大孝旣郊祀而宗祀昭帝王之盛節亦因天而事天猶復下聽輿人旁求故實以爲唐堯五載無聞太室之儀殷帝八遷未卜王城之地是用陳圭置臬建周后之兩都詔蹕鳴鑾巡漢皇之中嶽熒惑先列招搖在上隱天而動地欲野而

歎山旌旗則日月運行鍾鼓則雷風相薄道伊闕據轅轅怡然肆
望邈乎周覽壯靈山之雲雨仍求載祀之經對閒寢之邱墟思秩
無文之禮於是降天渙命司存因其舊跡葺其新廟詳費務議工
徒下隴蜀之名材致荆藍之寶玉易者言乎悅使民忘其勞詩者
歌乎子來成之不日東西轆轤南北崢嶸繡栢兮雲楣光照耀兮
奪目桂棟兮蘭橈氛氲兮襲人皎日登於綺疏奔星下於閨闈
珠簾瑋匣上高閣而三休金柱銀楹步長廊而中宿窮山海之環
寶盡人神之壯麗豈止河庭貝闕俯瞰馮夷之都洛水瑤壇旁臨
慮妃之館爾其巖嶂重複岡巒左右青霞起而照天白霧生而市
地餘基隱嶙仍知萬歲之亭古木摧殘尙辨三花之樹明公舊祀
棟宇岿巖仙女層臺風煙爛漫軒轅之訪大隗先求牧馬之童太
一之徵少君直下乘龍之使夫峻極也天帝因而會昌夫降神也
景福由其興作於是乎昭之以明德聽之以和聲可以羞澗溪沼
泚之毛可以奠潢汙行潦之水聰明正直惟鬼神而有知玉帛犧

牲實陳信而無媿日之吉靈之來蛻爲旌兮翠爲蓋雷爲車兮電
爲策鼓之以南箕風嫋嫋而先路潤之以西畢雨冥冥而灑道其
始至也若海靜山空曠曠矐矐照白日於扶桑之東其少進也若
移星轉漢粲粲爛爛吐明月於瀛洲之半佩珠璣而玗璠襲羅縠
而飄飄建晨纓之寶冠踐遠遊之文履命儔兮嘯侶徒倚兮徘徊
羣仙畢集眾靈咸至有西華之紫妃有中黃之素女華山之上明
星遠燭陽臺之下暮雨潛通或瓊室以飛霞或銀臺而薦樂天孫
忽降蹇停支石之機神女相歡卽起投壺之電左侍右衛則甲申
之瓊石乙巳之蘭蕭妍倡妙伎則憑悅之清歌幽靈之鼓瑟樂章
旣闋禮容斯備迴風兮雲旗入不言兮出不辭荷衣兮蕙帶倏而
來兮忽而逝惟神享德降百福而無疆惟嶽配天視三公而有典
昔者夏后氏之乘四載仍開宛委之圖周穆王之御八龍猶紀弁
山之石況乎上照下漏天平地成人主宅中旁羅於宇縣山靈顯
位密邇於神州豈使令德不傳頌聲無紀由是三天降策有南霍

之升儲八丈鐫銘有西王之服道魏國鍾繇之字唯勒歲年晉家
張載之文遂承明詔其詞曰

上帝有命皇天無親樹之元后以牧蒸人光宅六合懷柔百神德
成郊祀禮備宗禋其軒稱配永崑噓帝出堯號則天汾陽詔蹕觀
人設教協時同律有感必通無文咸秩其皇家啟聖受命于天上
鍊五石旁疏九川開階運斗宅海乘乾王母益地周公卜年其天
子建德重規疊矩聖敬日躋宗文祖武範圍二極和平萬寓率由
舊章粵若稽古其璇宮夜敞銀榜朝開德象陰月聲符震雷山河
翼戴星緯鹽梅能事畢矣乾元大哉其化定制禮功成作樂日月
旂常夏殷正朔德澤天外文明地角氣白星黃風搖露濁其兩京
畿甸五載巡遊驅馳太一部列蚩尤將見大隗爰尋許由迴鑿躑
躅寓目周流其鬱鬱靈鎮巖巖積石直上五千去天三百帝休非
遠真經可覩石室徘徊瓊膏滴瀝其山惟地德神即陰靈瑤姬逐
雨玉女隨星陰陽不測黍稷非馨倏忽年代荒蕪廟庭其旁求祀

典載垂天渙始詔林衡俄成壯觀紫栴星錯丹梁霞煥似對青溪
如遊白岸其文狸赤豹電策雷車隱隱中道旬旬太虛遂停龍駕
永託神居天迴地止霧歇雲除其十眾靈睽暘羣仙容與衡嶽夫
人漢濱游女洛川解佩天河弄杼顧慕招攜續紛儔侶同氣同聲
爰笑爰語其十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日吉兮
辰良浴蘭湯兮沐芳揚枹兮拊鼓奠桂酒兮椒漿神其萃止降福
穰穰其十

韓公廟碑銘 并序

李華

唐之元老有大庇於生人曰韓公公盡力大朝位尊將相三城立
廟軍帥乞靈則祠之天寶季歲華奉使朔方展敬祠下式瞻風采
像與神合沈沈如生嗚呼生以功為臣歿以靈為神神乎宜奉公
總戎疆外懸衡審政拒隴循河縣巨萬里堅城雄防扞蔽三輔介
冑之士垂十萬人瞻我麾節以為進退先是突厥犯塞乘勝入朔
方游騎至安定守軍不到經略失守虜乃驅監牧之駉牝退存廬

帳進圍聚邑鳴弓躍馬規復漠南邊人搖心元聖軫念節將更至
咸以爲請摺紳獻議則以和親爲便中宗未之許也初以公羣老
且重煩之及卜師於太宮之庭惟公之吉至尊親臨前殿授以兵
符公承命徂征北蕃逆駭記所謂君子有其時有其命公得其二
而伸其一者也公忠貫神明慮幾造化鎮以長策潰其姦謀一麾
偏師屠名王復喪馬奪壘拂雲維而城之並河之阿列築三鎮將
精士銳談笑就役匈奴莫敢南視雷哭而遁老幼望公以相震怖
不然則乘冰轉鬪無日無之旣而據河山翫其動靜納行旅歸之
衽席憑墉而望匹馬單兵不匿形影虜由是械手足而刳腹心朝
廷無草竊之虞天下滅征役之半矣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
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公之謂也帳下之厮尙有存者曰公號令
素嚴人無違禁自將吏騎卒咸有旗表節不常出出則賞罰隨之
賞無非功罰無非罪上流而下競心行而事從謀全功成由此術
也三城旣就刊木標櫓記之種落刻其降年後皆如之豈挺生上

將之龜策也奇鑿先物之然也夫鳥獸草木出其倫輩猶或利害
憑焉況殊績功勳終始天地翼輔先聖寵綏元元有茅社之尊符
節之重後奉者果一勝遂一謀庸非明神幽贊之效雅有吉甫薄
伐至于太原王命南仲城彼朔方傳稱齊桓伐戎攘狄以其病燕
滅衛魏絳和戎狄合諸侯從古及今以爲大功其餘秦恬漢青之
倫纔邱垤耳尙或詩頌颺之簡策貴之況忠武卓異屢履今昔而
詠歌無之非古也竊感趙孟懷隨武之德寤寐永歎奉銘神宮其
文曰

赫爾韓公司武有經受命北伐渠魁就刑敢或不順鼓行風霆崇
岱壓卵滄波灌螢沈泉雷動機發冥冥功奮三城人謠億齡謀出
先後構危於寧張天之威恢廟之靈北狄頓顙山戎來庭萬里寢
柝緣河罷肩趨拜故祠德謝惟馨翔野何有羣山青青感激遺風
徘徊涕零吾誰與歸式薦斯銘

柳州羅池廟碑銘并序

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
年民各自矜奮曰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
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命凡有所爲於其鄉
間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
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
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讓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絜修豬羊雞
鴨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教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
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
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息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道巷皆治使端
正樹以名木柳民旣皆悅喜嘗與郡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
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君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
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
陽翼等見而拜之其父夢翼而告之曰館我於羅池其日景辰廟
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明年春魏

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
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
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
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詞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汨
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嘖以笑鵝
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
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
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溼兮高無乾稭稭充羨兮
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

野廟碑

陸龜蒙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
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
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

夫毗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粵閒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媪烏老切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豔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蔦翳于上，鴟鴞室其閒，車馬徒隸叢雜，怪狀農作之毗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雞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禍亦隨作。耄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毗不曰適丁其時邪，而自惑其生悉歸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捍患者為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弦匏，口梁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暵，未嘗貯于胷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校神之禍福，孰為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為賢良，一旦有

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惟撓腕怯顛，躡竄躄乞為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爾，又何責其真土木邪？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為詩以亂其末。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宜如何可議，祿位頎頎，酒牲甚微，神之饗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文粹卷弟五十二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文粹卷五十三

吳興 姚鉉 纂

碑四 總一十四首廟碣碑陰附

高世

漢高士嚴君鈞臺碑 梁肅

刻嚴陵釣臺 羅隱 楊植

許由先生廟碣 梁肅

梁高士碣 張九齡

後漢徐徵君碣 張九齡

義士 首陽山碑 皮日休

忠烈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 張謂

殷太師比干碑 李翰

紀信碑 盧藏用

周苛碑 李觀

忠臣

春申君碑 皮日休

梅先生碑 羅隱

純臣

微子廟碑 賈至

烈女

高愍女碑 李翱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

梁肅

先生諱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名聞于漢光武之世東觀書實載其事當哀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韜其光隱而不見建武反正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卷舒夷曠之域如雲出於山游於天復歸於無聞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聳高節

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于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崇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為貴以臣傲君二者其失於教歟君子曰不然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當世靜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故許由於堯先生於漢皆不易乎世游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嚮慕焉蓋運有會事有行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乎道焉歲在大梁予涉江自富春而南訪先生遺塵則釣臺尚存仰聆德風刻頌于石其文曰

季葉浩浩澆風蕩滄先生括囊鳥獸同羣四海既平故人為君富貴於我有如浮雲召至禁中告歸江濱下視天子上動星文接輿肆狂孤竹求仁介推山死龔勝蘭焚猗歟先生異乎斯人俯仰世道從容屈伸清溪悠悠白石磷磷遺風是仰終古不泯

刻嚴陵釣臺

羅隱

巖巖而高者嚴子之釣臺也寥寥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

之道何如晚蒼苔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賤莫賤於布衣龍飛蛇
蟄兮風雨相違干戈載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
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劍之
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今之世風俗偷薄祿位相尙朝爲一旅
人暮爲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
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許由先生廟碣

楊植

堯之聰明由先生成堯之至理由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
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閒
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
錙銖九有亢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
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
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宰之有餘天用先生糝糠帝王牢籠六合
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古僭賊偽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

之哉使湯之智讀先生書夏祀不夷也使武之聖得先生夢商廟
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絜也於亂則吾用於治
則吾絜二者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韜用而先絜
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絜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邪故喜
爲雲霞怒爲雷雨先生神也生爲春夏殺爲秋冬先生功也結爲
山嶽融爲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壑靜先生宅也聖人無
爲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
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絜雖死不襲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
稟天之德合地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
宗但見寥廓箕頰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爲聖人之大標天
地之外揖堯謝舜疇爲吾輩我來獨尋請禱意深再拜刻石取文
于心

梁高士碣

梁肅

有漢高士梁君諱鴻字伯鸞扶風人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囊括

道妙而游於世遭漢微缺澆風偃物君以為道不可徇時故安節
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邛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遺患故適
越以遐遯遐遯不可以不粒故寄食於杵曰是以孟氏悅其道而
妻之伯通尙其風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忽夫語而順乎默樂
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
晦人之道也曰否與泰達人知否與晦之不可為也故耦而耕狂
而歌鑿坏以逃荷篠以游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於戲伯鸞非斯
人之徒則誰與哉唐大厯六年小子旅於吳得君之舊游焉孟子
稱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然則聞之風聲亦將舍爾朵
頤以觀我靈龜乎乃刊貞石以識遺烈銘曰
山隱器車河祕馬圖伯鸞不行獨與道俱太虛無際浮雲無繫伯
鸞伊何冥跡人世直道辱身三黜魯邦扣馬逆諫餓于首陽邈矣
伯鸞靜而含光作銘皋橋萬古是望

後漢徐徵君碣

張九齡

後漢高士徐君諱穉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休含道傑出
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玄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
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處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
不抗跡以庇物故退非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
府四察孝廉又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熹二年尙
書令汝南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為輔弼協
和人神漢桓帝猶能安車立纁備禮致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
可支也然而諸公嘉招雖不之屑就及聞薨卒徒步弔祭禮有所
尙隻雞不薄意有所加生芻為貴士之感義實衰世之有補人而
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廢中權行中慮皆此類也昔者夷齊介絜
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離羣顏闔鑿坏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
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為志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
生則貶絕在心而經脩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
通全己以歸正漢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

直逕庭而已哉靈帝初欲蒲輪聘焉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有二子曰季登篤行孝悌亦高尚不仕皇唐開元十五年予忝牧茲邦風流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其有表墓之儀豈孤此地則先生之德其可沒乎乃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麟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劭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首陽山碑

皮日休

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巨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爲貞澹然冰玉不足以爲潔非其上古聖人不足以動其心況當世富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跡其歸周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得其仁而不取其

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去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尙不可應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

張謂

禹敘九功誕受天命桀喪一德悖于人心爲虺爲蛇如豺如虎既毒螫焉又吞噬焉重之以昆吾因之以妹喜匹夫醜夏多士懷殷萬方囂然九州危矣公夏后之諍臣也以謂爲臣之禮不擇其利食君之祿不避其害亦知直言之賈禍國蹙時危欲其行之速也亦知諷諫之微福里运車遠恐其效之遲也由是犯帝座排天門謀成深心藥進苦口石可轉也不可奪其堅貞身可殺也不可捨其忠義夫生死者必然之常數忠義者不易之大節位卑則迹遠祿厚則恩深恩深則義重於生全義可也迹遠則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夫子世卿之族捨生卽義賢哉且伊尹之遇殷湯也賢與聖

合之賢聖之閒相去甚近此其所以行道也夫子之逢夏桀也賢與愚合之賢愚之閒相去甚遠此其所以喪身也向若桀昧可革從公之言則國不失夏之初君不失禹之舊殷湯不能成大業伊尹不能建元勳諸侯奉於天子一姓傳於萬世驕君暴怒亂國淫刑朝行斧鉞之誅夕觀市朝之變千載之下九原之上殷人比干攜手而游耳嗚呼先王納諫而昌後王拒諫而亡當其昌也忠良勝於邪佞及其亡也邪佞勝於忠良故君子慎於語默審於行藏豈徒然哉蓋有以也乾元歲以戎車之殷朝于京師一覽吳子之文再明關公之義託於匠石勒于碑陰亦猶公穀作傳之異同韓毛解詩之先後也

殷太師比干碑

李翰

太宗文皇帝既一海內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年征島夷師次殷墟乃下詔追贈殷少師比干爲太師諡曰忠烈公遣大臣持節弔祭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冢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

金石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以述其志也昔商王受毒痛于四海悖于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是輕其生非孝也可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昵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於泉商王之命將絕于天整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殷亡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輿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資十亂之謀總一心之眾當公之存也則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所繫豈不重歟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少師存則正其統歿則垂其教奮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慙義者思忠者勸其爲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旨嘗敢頌之曰存其身存其宗固仁也存其名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

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焉喪生者貶死者晏安之人將寘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途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之人優柔而自得焉蓋春秋微婉之義也必將立皇極敘彝倫闢在三之門垂不二之訓以昭於世則夫人臣者既移孝于親而致之於君焉有聞親失而不爭親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稱得禮甚不然矣夫孝於其親人之親皆欲其子忠于其君人之君皆欲其臣故歷代帝王莫不旌顯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氏南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天下禮百神而盛其禮追贈太師諡曰忠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致守冢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於戲哀傷列辟主君舊封德為神明秩視羣望身滅而名益大世絕而祀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其感激天人深矣天寶十祀余尉于衛拜手祠堂魄感精動而廟在鄰邑官非式閭刊石銘表以志丕烈詞曰

糜軀非仁蹈難非智死于其死然後為義忠無二體烈有餘氣正

直聰明至今猶視咨爾來代為臣不易

按此文見李太白集據圖書集成仍從文粹作李翰

紀信碑

盧藏用

有漢忠烈姓紀名信官族代載史失其書昔秦始皇棄六代之業窮天下之力以縱其心施及二代荐作昏德人怨神怒百姓與能此皇天之所以興漢祚也夫龍躍虎變不有非常之災則不能蔚其文而神其行故英雄豪傑雷動震擊並起而亡秦當是時海水飛而無紀王綱殞而不紐强者制命弱國連衡項羽提八千兵鼓行稱百萬隳名城坑勁卒弑義帝屠咸陽七十餘戰而天下定矣於是背關懷楚專制主約雖負河山藉舊業南面稱孤者膝行請命舉國受署莫敢抵牾焉而高祖奮于漢中定三秦之地扶義仗信東向而爭天下天下之命懸於二雄山東紛紛蜂合蟻聚未有節以自效躬載黃屋出東門而吒之沮百萬之氣頓強楚之威奪諸侯之魄迴霸王之機身焚孤城之下功濟廟堂之上高祖因之

以成帝業雖弘演納肝而無悔于犂請矢而不疑公孫抱子而為
詐孟陽寢牀以自欺其忠則然於大業則不可希也先軫免胄以
立誠鋤麴觸槐以取喪富辰懟諫而赴翟仲由結纓而為壯其節
則全於大機則無以尙也荀息守言而死事豫讓感遇以自殘石
乞烹身以殉白漸離矐目以報丹其義則立於大濟則闕焉故功
貴成業貴廣苟有大賴則輕太山於鴻毛壯哉紀公誠得其死矣
夫城郢而絕君名寢齋以祈於死其於惡也不亦大乎於戲仲尼
所謂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臨難無苟免者則紀公其人也而歷載
數百莫能表之縣令會稽孔君名祖舜字奉先資大聖之緒秉忠
孝之規清身以激俗矯枉以從政到官視事三載有成於是鄉之
碩老攝齋而請曰府君以盛德茂才弘宣大化旌孝尚節敦學務
稽人無懸耜野無青草可謂政之美也而紀公之墓淪而不顯豈
所以鼓舞前志發揮臣子之道哉府君乃咨謀寮吏稽古訓典以
謂忘生從道者仁也沈斷固分者義也威儀不忒者禮也好謀而

成者智也有死無二者信也大節不撓者勇也決機與運者明也
夫藏一行於人則銘之金鼎輝燦風雅況紀公兼而有焉斯實忠
臣義士之殊尤而文獻之所先也故表商容式干木君子韙之乃
惟春秋旌善之義庶幾為臣之節奮乎百代之上凜然可以比肩
於斯人俾能揚耿光厚忠義崇尚教化以昭烈我明天子之風豈
不褒德而顯功哉遂作頌曰

雄雄紀公自天作忠膺皇祖兮卓犖磊朗瑰詭倣黨奮威武兮虎
鬪龍戰扶危制變挫疆楚兮定霸興王身焚業昌得其所兮雲雷
經綸乃聖乃神萬物覩兮千載一振闡幽作訓為代矩兮肇自三
五愚聖同死苟無足而稱焉吾何以貴於前古兮

周苛碑

李觀

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毒軋於生民御史
大夫周苛世籍於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時漢祖以新阨睢水之圍
遽保滎陽楚人四面攻之內無完備憂難持久用將軍紀信計而

漢祖免命周苛守後事以禦外敵敵知其危併力蕩搖哀遺軍
創痛如積雖授之以利兵束之以堅甲而莫能起非愛死也力不
堪也故城覆於項氏項氏毅然鷹麟爨大鼎於宇下謂苛曰請封
三萬戶爲上將軍軍之政自不穀而下及卒乘皆聽其所爲不從
則烹決無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而咳之曰吾聞不善者善人之
資今天將錫漢故泯天下以亂救亂者師是用汝資之不卽倒戈
請命兵絕若頸汝死無日矣且秦政反道殲滅六國天人合怒噍
類不留今汝之業不足貳秦而罪侈於秦曾不知天以陰隲興喪
與奪而猶與漢爭鋒且若戰數勝功數克非若能也天厚其惡惡
厚將崩何得長哉項氏志公之不屈而恥其詭已怒聲如虎指左
右梓公於沸鼎公奮身不顧蹈鼎而卒嗚呼糜軀冀於不朽不朽
在乎立節立節在乎處死處死在乎顯主主顯節立獨苛有之與
夫由余受戈弘演納肝不殊也初苛殺魏豹可謂無人薄我及拒
項氏豈非臨難不苟免邪觀感公之雄果而史無傳記敢鏤幽石

以承闕文其辭曰

龍戰未分崩雷洩雲雷奔雲洩其下流血滎陽攻急介士涕泣赤
帝徘徊惟公在哉秉心慷慨處死不改沈沈積冤千古奚言紀公
光烈繫史之闕

春申君碑

皮日休

士以知己委用於人報其用者術苟不王要在強其國尊其君也
上可以霸略次可以忠烈無王術而有霸略者可以勝人國無霸
略而有忠烈者亦足以勝人國春申之道復何如哉憂荆不勝以
身市奇計不曰忠乎荆太子旣去歇孤在秦其俟刑待禍若自屠
以當餒虎不曰烈乎然徙都於壽春失鄧塞之固去方城之險捨
江漢之利其爲人謀已下矣猶死以吳爲宮室以魯爲封疆春申
之力哉當斯時也苟任苟卿之儒術廣聖深道用之朞月荆可王
矣然卒以猜去士以謗免賢於戲儒術聖道其奧藏天地其明燭
鬼神春申且不悟況李園之陰謀豈易悟哉豈易悟哉

梅先生碑

漢成帝時綱紐積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政雖去而劔履閒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網突倖臣牙止於殛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櫻挽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朝公卿恨今南游復過先生里吁何爲道之多也遂碑以弔之

微子廟碑

賈至

昔者高宗既歿殷始錯命政有數倫敗紀事有梗神虐天迄于獨夫積慝乃稔武庚不化茅土再血玄鳥之祀宜其忽諸噫湯之德

未衰故微子復興于宋矣微子諱啟實帝乙元子帝乙憫賢之故而神器不集於君君肅恭神人恪慎克孝才兼八元之偉德首三仁之列始在擇嗣箕子贊焉尹茲東夏周公嘉焉歿而不朽仲尼稱焉觀其進思盡忠則忤主以竭諫退將保祀則全身以逃難去就生死之塗沈吟出處之域有以見聖達之情也若乃受爲不道暴殄天物剖諫輔之心解忠良之骨億兆墜於塗炭宗祧困於艱危而君崎嶇險阻避跡藏時免身龍戰之郊解縛鷹揚之帥卒能脩復舊物統承先祀七百餘年歆我神祇非明德至仁其孰能與於此於戲國之興亡不獨天命向使帝乙捨受而立啟前箕子而後少師則文王未可專征於諸侯武王未可誓師於牧野雖周公之聖不過子產善相矣太公之賢不過穰苴之法矣是太王立季歷而昌帝乙捨微子而亡成敗繫人不其昭彰乎皇帝二十有一載予作吏于宋思其先聖遺事求於古老輿人則得君之祠廟存焉盛衰紛紜年祀超忽喬木老矣靈儀儼然椽欂莛者月繼蘋

文粹卷五十三
一
繁牲幣者日接何百代之後而仁風獨揚乎留連廟庭乃作頌曰
天革元命皇符在木立天降災上慘下黷人怨神怒川崩鬼哭赫
赫周邦如臨深谷邊矣微子逢時顛沛居亡念存處否求泰諫以
明節仁而遠害作誥父師全身而退龍戰于野烏焚其巢桓桓周
王奄有商郊面縛就執牽羊投庖祀商修器啟宋分茅嗟爾宋人
來蘇是仰穆如雨潤霽若春養以戴以翼是宗是長茫茫舊封千
載餘響我來祠廟永挹遺芬荒堦蔓草古木垂雲惆悵曩賢徘徊
日曛鐫石紀德用流斯文

高愍女碑

李翱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
前此逆賊質妹妹與其母兄而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
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
死而以爲婢於官眾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
皆不免何獨生爲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

爲忠宗族誅夷四方神祇尙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
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爲父母者聞之莫
不欲愍女之爲子也天下之爲夫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室家
也天下之爲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其身也昔者曹
娥思盱自沈于江獄吏嗔囚章女悲號思唁其兄作詩載馳緹縈
上書迺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
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備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
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
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翱在汴州
彥昭時爲潁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爲余言之余旣悲而嘉之於是
作高愍女碑

文粹卷弟五十三

Blank page with a rectangular grid of vertical lines, likely a ledger or account book page.

文
米
五
十
三

二
月
八
日

九